梅村家藏藁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　文集八

序四

太倉十子詩序

吾州固崑山分也當至正之季顧仲瑛築玉山草堂招諸名士以倡和而熊夢祥盧昭秦約文質袁華十數君子所居在雅村鶴市之間攷之定爲吾州人葢其時法令稀簡民人寬樂城南爲海漕市舶之所帆檣燈火歌舞之音不絕蝦鬚三尺海人七寸至以形諸篇什居人慕江南四大姓之風治館舍庀酒食楊廉夫張伯雨之徒自遠而至嗚呼抑何其盛也淮張之難城毀於兵休息生養百五十載張滄洲始以詩才重館閣與李茶陵相亞而早死則弗以其名傳桑民懌徐昌國家本穿山與鳳里名成之後徙而去之則弗以其地傳故至於瑯琊太原兩王公而後大兩王既沒雅道澌滅吾黨出相率通經學古爲高然或不屑屑於聲律又二十年十子者乃以所爲詩問海內然則詩道之興豈不甚難矣哉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士君子居其地讀其書未有不原本前賢以爲損益者也輓近詩

家好推一二人以爲職志靡天下以從之而不深惟源流之得失有識慨然思拯其弊乃訾謷排擊盡以加往昔之作者而豎儒小生一言偶合得職而躋於其上則又何以稱焉即以瑯琊王公之集觀之其盛年用意之作瓌詞雄響既芟抹之殆盡而晚歲頹然自放之言顧表而出之以爲有合於道詘申顛倒取快異聞斯可以謂之篤論乎今此十人者自子俶以下皆與雲間西泠諸子上下其可否端士惟夏兄弟則爲兩王子孫廼此詩晚而後出雅不欲標榜先達附麗同人沾沾焉以趨一世之風習書曰詩言志使十子者不矜同不尙異各言其志之所存詩有不進焉者乎吾不知世之稱詩者其有當於余言否也亦聊與十子交勉之而已矣十子爲周肇子俶王揆端士許旭九日黃與堅庭表王撰異公王昊惟夏王抃懌民王曜升次谷顧湄伊人王攄虹友序之者梅村吳偉業也

田髯淵夢歸草堂詩序

雲間田子髯淵刻其夢歸草堂詩二十首屬余序之於時田子將行矣余讀而歎曰士游京師不得所遭而思歸者亦情也雖然當其初也咸槩不平咨斯人之莫偶望望然不可以留其既也蹉跎難返莫知已之一遇栖

栖焉又未可以去也以彼其爲詩務長任氣刺物遅時抗聽而出聲務有以拽越其芒角已而斐回反側愜迫無聊不能自致於放曠之區逍遥之宇適乎情者不免累於境如此哉余以觀田子則不然以孝廉計偕來長安偶不得志於一第其同時被落者糧不及齎馬不及秣見星而行呼與共載田子笑弗應曰是悻悻奚爲者僦居蕭寺中取當世文人所論著丹黃而點定之覩一時之人我得喪如無有也其爲詩於登臨贈答之什天才富捷伸紙立就思若宿搆而語必出人見者驚詫爲莫及王公卿士虛左倒屣無不知有田子者且將薦其才爲可用而田子一日戒其行李曰吾疇昔獲吾夢因決吾歸是不可以濡滯也遂行余因有意於田子之爲人也夫五都聲利之區居之者其神膠膠其用擾擾故鄉舊國思之邈然言之喟然人習於夢而不知所以夢今田子恬泊寡營夷猶自放行止進退一之乎道而外物不以攖其心嗒然忘而遽然覺此田子所爲夢乃所以爲覺也而豈僅發之於詩哉若田子者可以歸矣

董蒼水詩序

余初與雲間董遂初先生游時先朝方行保舉法諸生用薦者集闕下先

生以吏侍郎攝部事攷其德藝而進退之蓋朝廷憂科目不足盡天下士倣兩漢賢良孝弟諸選搜揚殊尤絕異之材以資世用詔書旣下士之應命至者且覬覦不次遷自宰執以下凡風紀議論之司率緣科目以爲階梯聯黨附相與堅持之不可其付之吏部不過聊塞上意授州縣之職爲常調而已先生雖欲力請之不能也與余歎息者久之後二十餘年識先生之孫孝廉蒼水偕其兄進士君閬石俱以才名顯其鄉旣由科目進矣坐公事摧挫抑塞而不用蓋當時號爲重科目二百年來雖有董相賈傅相如子雲者復出非由此塗也弗進末造艱難號呼求賢卒爲公卿大臣之所格蓋科目之根據於朝廷其不可動搖如此今天下科目之塗漸狹而其選又漸輕世家舊族門戶不墮從式微不振之中奮身乎有司之梁如二董君者求什一於千百耳顧淪落如故幾與巖居穴處者同其窮困則亦已矣甚至鄉里小兒胥徒伍伯直乘氣以排之嗟乎余游於董氏祖孫間俯仰三十載其世事遷變人材用舍之故可勝道哉蒼水之所學尤長於詩雲間固才藪而詩特工在先朝由經術取士士之致身者廢風雅於弗講獨雲間壇坫聲名擅海內至今日零落盡矣蒼水又起而繼之其

才與地旣足自拔而又使之偃蹇不仕蘊其骯髒牢落之氣一發之於詩故講求益密而寄托益深其篇什將爲當世所推不獨雄雲間也董爲江南望姓余猶及見大宗伯文敏公館閣老成文章書畫妙天下然其旨偶異同猶訾謷翰墨風流非救時幹濟者所急故不究於大用繇今覩之當時所謂大用者於文章翰墨固目爲不急而棄之矣吾不知其救時幹濟於世會之得失竟何如也又胡以服山林蓬蔚之士而謂士之不由科目者必無其人乎今以蒼水之年少瓌異天固靳與之不遽至於通顯俾富貴利達漠然於胸中益且磯礪於其所得然則是編也直其興會之寓焉者耳夫豈足盡蒼水哉余且見蒼水學殖之富行治之脩科名建豎大展乃祖之所志然則向之所謂重者毋乃爲輕而今之所謂輕者毋乃爲重歟是在蒼水有以自勗焉

吳六益詩序

余留京師二年四方之士以詩文相質問者無慮以十[illegible][illegible]間得二人焉於史則談孺木於詩則吾家六益而已孺木之於史也攷據異同搜揚隱賾年經月緯條分而鉤貫之五都之肆斷編廢褚腐爛蠹缺不可復讀孺

木典衣易錢欣然購之以去嘗策蹇衛襆被入西山訪晉朝遺跡草木蒙
蔚碑碣殘落故老僅存之口得一字則戴筆疾書若恐失之會天大雪道
阻糧盡忍飢寒而歸同舍生大笑之弗顧六益之於詩也自漢魏以下及
三唐諸作各窮其正變約其指歸取材去博選詞豐腴沈鬱頓挫鏗鍧鏜
鞳居然自成一家或閉門蹋壁拄頰苦吟或伸紙搦管刻燭立就白居長
安來關河宮闕郊原城市人事之遷變日月之消沈無不發之於詩此兩
人者天資朴厚一切富貴利達險巇憂患皆不以入其胷中故覃思潛精
能各造其力之所至雖所好不同其成就一也今春孺木別我以歸未幾
月六益又將行矣余嘗念身名頹落惟讀書一事未敢少懈思得乞身遂
山偕孺木鍵戶讀史俟稍有所得則又攜六益入天台訪禹穴極山川之
高深煙霞之變幻以助吾詩之所未備而惜乎尚有所待也夫學精於專
荒於雜藝曠之於音工倕之於巧殫其終身之力推極突奧故足以成名
彼一藝如此況乎讀書立言者之旨哉今二子之才華其苦心咸詣有專
而余頗欲兼之余懶且病見聞散佚不克有所論著即與會所屬形諸篇
詠才退力拙亦輟而弗為六益刻其近詩一千六百餘首余讀之能無愧

乎於其行也序以歸之所以見六益之專而識余之詣也

鄒黎眉詩序

余與梁谿鄒子介同舉省闈者將四十年子介之次子子度及其孫黎眉先後從余游蓋余之交於鄒氏者三世矣子度大廷奏名第一天遐豈其遇而嗇之年予以暇日過惠山則黎眉所學大進天才儁逸深肆力於詩古文詞間出其餘技筆墨渲染無不造詣至極其志氣超邁論辨英偉有絕出於流輩者予初歎子介之不及見其子成進士繼又於京師哭子度私心傷之今廼知舊門長德源遠流長其於湖山清淑之氣渟蓄而盤礴子介子度所不能盡者將悉以發之黎眉無疑也有黃子夏生者爲黎眉友才相亞而窮困過之黃子一日造予而言曰鄒子將辨裝入太學行有日矣先生不可以無辭予曰昔宋呂文穆公蒙對策首選受知太宗晚進其姪夷簡遂相繼柄用今以子度爲世祖所拔擢誠使積年資躋通顯黎眉於其時用近臣子弟身至京師進平生所爲文其遭逢必有大過人者今廼從白衣諸生蹇驢襆被以折旋於博士之前士之遇合大小遲速豈非以其數耶雖然太學者教化之原人材所自出也嘗試推鄒氏之先不

有騁辯而談天雕龍者乎上書而連類比物者乎當周衰學廢漢興文景之世未遑有所興起士生其間不能遂志鼓篋以從事於詩書之業各逞私欲希尊寵於當世故有迂怪不經游譚無實盛自稱許於碣石稷下梁苑吹蠹之間如三四子者雖各有所長而風習固已衰矣 國家遵行先王之制舉天下之士一志同方畢歸之於學我東南之人爭自濯磨者甚衆祇以伏處江介援引勸誘之不力廢格委沮不能自達於通都其上者巖穴著書次者客授管記漸流爲唐季之餘習識者憂之求其具車馬登橋門奮然欲自進於 天子之科目如黎眉者百未一二數也嗟乎人材消長之故可勝道哉夫鄒子之所善莫過於黃子然黃子一再試於有司輒有摧幢息機之意京師賢公卿大夫見黎眉之才亦慨然於南士之不爲不躍者乎亟思所以收之其必有道矣是爲序

沈伊在詩序

異時吾友邵僧彌好爲人言吳中先賢軼事曰石田沈先生之隱相城也有郡守召之圖其樹塞門一郡驚詫此當呼庸工奈何以辱沈先生先生顧不肯祈免亟橐筆往圖畢節歸而守不知也吳文定公匏庵於先生爲

布衣交官宗伯居京師郡守祿輯瑞入公首迎問先生起居守愕眙不能應退訪之則向者襲筆生也歸而惶恐執贄謝先生已踰垣遁矣僧彌善書畫能詩性耿介恥干謁爲余敘述先賢往役不往見之義庶幾於其身親見之又自以與余善竊用石田自許而取文定望余乃不幸僧彌早世而余頹然放廢以老惟追憶亡友之言爲愀愴而已今年秋避客獅林寺中金昌沈生伊在持所作詩若畫來見生頎而秀精警有機辯一時傾其坐人畫學趙承旨布景設色超詣獨絕詩亦沉練有法度問之則固石田孫也自來儒雅詩與丹青爲兩家惟石田之畫擅名當代而一時鉅公推挹其詩以爲舒寫性情牢籠物態彷彿少陵香山之間今伊在親其子孫閱數世踰百年一日起而脩明祖業其詩若畫深造而日新者家法具在又何俟乎它求哉雖然余以伊在之學先生者不專在詩畫而在其爲人嘗試取往事比類觀之今之有司視文人才士如鴻毛世無吳文定即使若文定者復出曾不足介其一言以爲輕重而今之爲士者於郡縣必先謁謁而任奔走之役有百倍於繪事者又何有於不知而後謝謝而拂衣去之也然則伊在之學先生者亦貴乎自重已耳世運而往自石田逮乎

僧彌之時不知其幾變然其時風流文采猶爲當世所矜式迺撫今追昔者已慨然前賢之不可作而況於今日乎余少與僧彌用詩文書畫相砥礪顧念逝者已矣老而才退於所學無所成名見伊在之年少而才取三十年前所聞於故友者告之非圖勗勉同志良以自感也是爲序

徐季重詩序

梅村之西偏曰舊學庵余與同里諸子讀書詠詩其中崑山徐季重館鄰舍以居謦欬之聲相接往還十有餘載余旣于役京師季重亦還其邑之故廬以去今年相見道舊出所爲詩示余余讀而歎曰吾聞玉山之陽界溪之上在昔多隱君子焉百年以來名臣鉅卿往往間出獨處士未之槩見豈其埋沒於風習不能自振歟抑流俗之所弗尚姓名磨滅不復傳之傳歟吾不得而知也夫儒者處世不簪紱而貴非巖穴而高修身服物彈琴以詠先王其聲若出金石雖有家門貴寵蟬聯赫赫而能退然其中乘柴車處僻壤蓬蒿之宮雞豚之社終其身無不自得當世景其高行有綱擬伯華之風若季重者殆其人乎莊生有言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夫莊生以道德仁義爲蘧廬之一宿將以遊於無何有之鄉顧猶惓惓於此者不

能已於情也人孰無情者哉小雅黃鳥之詩曰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周宣王時其民初經勞來安集有流離而失所者固已少矣異邦之歎故士之思見於詩者如此其切至無怪乎唐人之羈愁遠宦遠歌長吟悲思而躑躅也余本崑人遷而去之者三世矣嘗偕季重僑寓東滄相與講枌榆之雅比屋城南有皋亭水木之勝論心學古終焉不出世故牽軛不克守其匹夫之節飄蓬勞苦爲別四年歸而所謂舊學庵者壞牆蒭草諸子或窮或遷各以散去季重獨於其閒返故鄉職田廬守墳墓枕經籍書於陽城畏壘之濱逍遙宴娛以有此詩也余讀之其能無慨於中乎夫崑山東岡之畔先參政之丙舍在焉余將買田一廛偕季重共爲耕畝以優游堯舜之化斯不可以樂而忘死耶黃鳥之初章其義蓋有取爾也故以之序季重且以見余志焉

翁季霖詩序

余讀歐陽公集古錄序其言物嘗聚於所好而得於有力之彊自謂好之已篤力雖未足猶勉致之以余觀公之所好如盤盂金石篆籀分隸諸書亦重其文焉而已後有繼者如趙明誠倪元鎮之流其所訪求搜購爲有

力之彊且十倍焉然皆取其器不徒以其文覩公之所好相去稍有間矣天下士大夫廼亟稱之艮以後生去古既遠庶幾覩其物知其用第觀者得所玫睢目之好古而文可也余嘗訪友莫釐峯旁過翁氏之廬見其堂廡深靚夾牕助明雷尊雌鼎犀鐵縹帙以爲之陳雕茵髹几文竹異石以爲之飾問其家曰先人之所遺也没十餘年矣琴策在前罍洗居右部分而不亂無纖翳焉噫是其聚之可謂有力之彊者矣然非其子孫好文不能守之完且美也其中子季霖出所爲詩一卷讀之琅琅然鏗金而戛玉夫生於湖山鮮麗之區能守先業讀父書以謳詠爲樂若季霖者所得不既多乎吾聞翁氏之先以化遷起家其後改爲任俠擊鍾連騎角狗馬之足與雞鞠之會以大耗其貲而季霖之先人慕奇嗜癖獨以之稱風流傳來裔歐公有言象犀金玉其能果不散乎趙明誠倪元鎭卽其身遭逢喪亂蕩爲雲煙後世猶美其標韻而況於翁氏若考作室維塗墍茨厥徒承保而弗失又重以風雅之道爲之後先輝映也夫詩以流連光景陶冶性情與好古博物其道爲相近季霖列玩左右望若神仙摩娑前人之手澤而詠歌擊節得是綢於高山流水之間吾知其詩有進而未覩其止也乃

取而著之於篇

梅村家藏藁卷弟三十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一　文集九

序五

周子俶東岡藁序

子俶之爲余友也海內莫不聞海內之知余者無不識子俶其識子俶者無不以其交於余也子俶少於余數歲實兄事余余兩人生同時居同里長同學其文章議論卓然見於當世者人盡知之其合乎性情淡乎道義則恐人未盡知之也子俶之行也余可以無言乎余好覈人物持臧否不能與時俯仰子俶多通而少可性不喜俗儒此其志行同也余坦懷期物不立町畦遇有急難先人後己子俶與人交輸心寫腹不侵然諾其節槩同也余不問生産遁籍二十年蕿落猶諸生子俶家貧好客室中有圖書千卷無擔石之儲妻子不立其窮困同也余憂時感命坎壈無聊生子俶自以有才不遇醉後酒悲輒據地而哭其侘傺同也其閒有不同者子俶尚黃老而余好佛子俶好飲而余口不識杯鐺乃至辨駁疑滯論難鋒起紛然爭馳久而皆服著余兩人互有短長終歸於同者則又如此而余今

日畢志家園杜絕人事子俶入京師游大學交王公大人以成名若有異乎兩人之踪跡者余則曰不然夫君子之道可以出而不出可以處而不處皆非也余受遇當年濫叨宮相子俶少而遭亂門戶未顯余稟受孱弱積疾沈綿子俶精力强濟負當世之具子俶而不出則又誰出哉余所患者獨居端憂知交零落止一子俶今又捨我而去則余之德業何所勸過失何所規乎余之窮愁不益深而病苦不益甚乎而余又何以送子俶子俶刻其詩文以問世子俶之才天下所共知天下知子俶爲余之友則其詩若文可以無用余言也亦書其平生之交以告之而已

余澹生海月集序

金陵余澹生好游游亦不出江淮吳越然所過必與其地之士大夫流連酬答得詩盈帙以去今年夏從婁縣過海居半月乃還出其詩海月集示余曰此吾今歲紀游作也蓋取謝康樂繇赤岸到海所爲挂席拾海月者以名其篇而屬余爲之序余應之曰余君好游古之好游者莫康樂若也今余君之游果能如康樂否耶雖然康樂不知有游者也康樂祖父爲晉室功臣遇侯貴盛劉宋易姓心念故國憤憤不得意以自放乎山澤之游

其本志如此史謂其欲叅權要恨不見收肆意遨遊無復期度迺沈約詆詆前賢以自文其過要未爲知康樂者也獨是志與時違才非世用康樂何不登棄侯封絕人事以介於孤峰疊嶂之間而迺鑿山浚湖伐木開徑義故門生隨從數百善游者固如是耶彼蓋負曠代逸才不屑當世凌雲霞弄泉石庶幾古人入山採藥長往不返之風而又以門第之華聲名之高僶勉蜷跼終莫能灑屣去之也不得已而傲世輕物縱誕詭越以自發其無聊之氣若康樂者所謂有志而未聞道不足以語乎游者也嗟乎世之季也士大夫或沉湎麴蘖或游戲倡樂以自晦而輒以取敗若夫涉名山遊五岳可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然亦必貧賤之士不爲當時所指目者而後能後之君子所以惜康樂之不幸不專咎其過也今我澹生隱鱗戢羽無門戶之遺累榮去羨無裘馬之習其詩之繁富佚蕩甚有似於康樂也而性度既殊境會復異故能以其才處乎紛亂之會優游勿仕卷懷自得雖至乎海濱蕭瑟無人之境葦萑之與居魚蝦之與游而聽潮聲觀日出徜徉肆覽不廢詠歌彼蓋視人世之險巇得喪變幻而荒忽皆海也吾之瀏覽遊涉吐納而容受皆觀於海也而月又安往而不在乎予見

世之論海月者頗托浮圖心地空明之說至於詩人遊士則佳措之以流連光景而不關於大道今濟生別我而西也泝西洽上會稽於康樂所挂席而游者將得而親覽焉吾知其必有得也於其游也爲序其詩以問之

許堯文詩小引

堯文將往廬陵出一編示余則其在樟亭由拳流連登眺之作而溯淮入都懷人贈答居其半焉堯文之才開敏樂易於讀書能采掇其菁華而出之以杼軸故其詩妍秀深美聲病穩貼雖專門名家莫或過之余與堯文少同里長同學老而灌園連牆比屋槐柳之陰相映草堂燈火相望於池塘林木之間余樵蘇不給而堯文時出斗酒吹洞簫歌呼相應和今將舍我而遠去余撫是編而沈吟若有不釋然者夫廬陵天下之名郡也昔者有先正文章節義著在累朝之册今干戈久息賢人君子接踵而起者流風餘習居然可見堯文過匡山涉馬當以遠乎此也江山登臨賓客交游之盛收覽以滋詩笈者且盈緗溢縹膾炙天下此豈吾窮谷之叟抱甕作息帶索而行吟者能窺測其涯涘乎抑吾聞之舊國舊都望之暢然當堯文在樟亭由拳相去不過數舍今江天寥廓之外其於故園竹梧杉檜滋

生而拱把芙蕖芍藥芳郁而紛披未嘗不如杜氏之四松陶家之五柳彷徨而想像也閭井日已荒親友日已耗雖衰遲如余者閒與江右士大夫追舊游而話宿好未嘗不如漢濱之老人滄浪之漁父寤寐而興懷也然則其見之於詩者又烏得而已耶他日政成垂組揭節以還鄉里余且盡出其田夫野老之作以是正於堯文得毋從而嗤之曰固哉是夫之爲詩也身窮才退足不出里巷何足與於此乎亦相與爲一笑而已於其行也遂書之以贈

趙孟遷詩序

孟遷酒人也而長於詩孟遷則曰吾詩人也詩非酒不豪非酒不恣非酒不足以盡其淋漓懽悅奔放誕宕之致吾取其詩讀之若是乎深有得於酒者或曰孟遷嘗與軍當橫刀會飲時高吟瞪目老兵竪坐今雖袴褶不完甇甇焉爲道旁所揶笑然孟遷不以屑也每痛飲大嚼裸袒叫呶搖頭而歌四座盡驚意氣自若此其爲人憂患哀怒機利變巧不入其胷中而皆逃之於酒托之於詩者耶孟遷乎吾烏足以知之

永愁篇序

吾友孫稺均攜九龍詠愁人詩卷示予日此龔佩潛中書之女作也中書以進士遇國難投秦淮以死惜無人表著之者有才女而復不得意用詠愁名其篇昔屈原赴湘流葬魚腹爲離騷以見志百世而下復見之龔生其惓懷故國死不忘君所志同也世之言愁者莫過乎原原之死以不得乎君其時國尚存也中書則國亡矣又以所死之君遭運會之極不獲與前此死忠者同日而語夫君臣夫婦之道一也爲中書女者當以其父命之不猶名之不立仰天而侘傺其爲愁也大矣舍是而云詠愁篇爲己作也不亦末乎雖然屈原言愁而託之湘君帝子蘅芳蘭秀以寓其要緜悽惻之旨今龔女能詩又善畫湘草使見之者有感乎幽谷無人不言自芳而江潭顦顇亦可以形容而髣髴雖謂之爲其父作亦可也屈原有姊云申申其詈予後人尙以之名其縣比於望帝啼鵑同其哀怨而況龔女之善愁者乎稺均其識之它日必有紀中書之事而并及其女者是爲序

黃媛介詩序

夫檇李雅擅名家獨推閨詠玉鴛草青娥居士范君郁妻姚氏月露吟白雪才人黃學士家項氏雖寒山之再世縹緗才兼粉繪汾湖則一時琬琰跡類神仙而皆

取意谿拳分流長水豈非樓名煙雨賦就裁雲湖號鴛鴦詞工織錦耶黃媛介者體自高門夙親柔翰橫塘楊柳春盡聞鶯襍浦芙蕖月明搗素照影靈光之并紙染胭脂看花會景之圖香分芍藥固已妍思落於紈扇麗詠溢於縹囊矣逮夫親故凋亡家門況瘁感襄城之荀灌痛越水之曹娥恨碎首以無從顧投身其奚益蔡琰則惟稱亡父馬倫則自道家君隕涕何言傷心而已從此女兒鄉裏恨結羅衣乃聞新婦山頭妝開石鏡惟長楊會經獻賦而深柳可以讀書所居深柳讀書堂點硯底之青螺足添眉黛記詩中之紅豆便入吹簫共傳得婦傾城翻爲名士却令家人竊視笑似諸生所攜唯書卷自隨相見乃鉛華不御發其舊篋爰出新篇即其春日之詩別倣元和之體可爲妙製允矣妍辭僕也昔見濟尼蚤聞謝蘊今知徐淑得配秦嘉是用覽彼篇章加之詮次庶幾東海重聞桃李之歌不數西崑止載蘼蕪之賦爾

陸子詠月詩題詞

九月既望梅村藝瓜初罷濁酒自寬維時夜景融融廣除槭槭木葉微墮寒雁方來歎素質之易虧濯清暉而自苦停杯問影滅燭憐光忽海上孤

鶴之飛得雲間士龍之句觀其遺詞宛轉既好若彈丸體物風流復團如紈扇狀微雲之點綴類秋水之淪漣於焉托旨造端興懷湜藻著玉山之賦擒桂樹之篇即事皆工緣情匪一若夫西園夜未南內人稀修竹檀欒寒蕪平楚孤舟而四顧無鄰空庭則所思若夢況乎匡山落聚鄴下開筵照子建於高樓動逵公之清塵而更殘流水出峨嵋兮半輪塞外長風度玉門者萬里陸子此卷無不體極風騷致兼哀樂昔之作者何足數哉余也端憂多暇搖落為期營撫烏鵲以驚棲時對立霜而泣下投贈華章遊開鄙緒似狂同郭翰忽覩銀河亦才愧虞羲敢抽玉管惟有乞光泛灩追景徘徊願逐以入懷詎攬之盈手也

朱生題詞

梅村曰優孟負薪之歌延年遺世之曲古昔伶人抱器類出新聲自茲以降雖令龜年擫管賀老調絃而假手詞流率非己製若朱生者可謂近之矣嗟乎家同履道居殷胄之風流才似方回經右軍之賞接況乎今日莫唱渭城念舊人知復存亡在老兵何分得失苟為曹公之鼓吏孰非田橫之門人即復科頭胡粉入蒼鶻之羣猶賢乎帖巾反衣學高麗之舞也余

雖閉戸守玄推欲導情宣鬱忽聞水調繁絃揚州似聆羌管董吟膽上武
昌老人吹笛少年曾事曹王連州刺史題詩時輩咸輕米叟率爾援筆遂
書簡端非曰安仁之識石家又豈長吉之贈申子惟是危樓長嘯和老嫗
之吹篪濁酒素箏引率賜而對飲以自釋其聊蕭而已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一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二　文集十

序六

古文彙鈔序

古文之名何昉乎蓋後之君子論其世思以起其衰不得已而強名之者也先儒謂三代無文人春秋以降始有子產叔向用文詞爲功而莊周列禦寇遂以名其家西京以下班班矣其時有古文尚書古文孝經者以六書難字爲考正而已初非以其文名之也自魏晉六朝工於四六駢偶唐宋鉅儒始爲黜浮崇雅之學將力挽斯世之頹靡而軌之於正古文之名迺大行蓋以自名其文之學於古耳其於古人之曰經曰史者未敢遽以文名之南宋後經生習科舉之業三百年來以帖括爲時文人皆趨今而去古間有援古以入今古文時文或離或合離者病於空疎合者病於剽竊彼其所謂古文與時文對待而言者也蓋古學之亡久矣吳郡蔣新又吾友韜仲僉憲公之孫也刻其古文彙鈔成問序於余曰此吾祖所以教於家者也願得一言以識勿忘余取其目觀之則自周禮檀弓家語以下

左國公穀國策三史八家之言皆在而其書不過數帙噫嘻是何其取之之博而用之之約乎夫周禮河間獻王所得與儀禮同上之秘府然儀禮有逸經三十九篇已亡而周禮冬官一篇亦闕小戴氏增損禮書曲禮檀弓以下共四十三篇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篇第苦其錯雜故論禮者以爲不如春秋三傳之爲全書然漢儒多尊公穀抑左氏至東京以後始顯而國語亦輔之以行名曰春秋外傳戰國策劉向所定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宋時再命儒臣訂定迺完夫士生於古學廢絕之後區區掇拾整齊於煨燼屋壁之餘亡者澌滅而不傳存者混淆而無次有識者咨嗟太息恨後生不見古人之大全良以此也詎肯厭遺經爲難竟又從而摘裂破碎之哉三史唯孟堅爲蘭臺定本史記已有闕文蔚宗所刪取者謝承袁山松諸家今已莫可參訂若夫韓歐大家之文後人尊而奉之業已家昌黎而戶廬陵然君子以爲元末諸儒所爲婺學者其於八家講求各有本原所當博稽以要其歸未可於尺幅之內規規而趨之也蓋讀書之難如此蔣氏自清流公以春秋起家余交於僉憲最深知能世其家學今新又年甚少才甚高將以其學游京師而刻所鈔以無忘先志

傳曰學猶殖也不殖將落新又之所殖不旣多乎夫韓宣子適晉見易象與春秋司馬遷涉江淮探禹穴而世本楚漢春秋叅之以訪求而後大備京師者文人學士之所集羽翼經傳之書在焉然則新又其繹於所已聞以造乎所未聞可也彼夫探摭薈蕞之書豈足爲新又重哉余旣慨世人之不悅學而新又好古又表揚其祖父之教有合於昔人讀書之大指乃因其請而敘以歸之云

梁水部玉劍尊聞序

往余客京師好擭拾古人嘉言軼行散見於他籍流傳於故老者以增益其所未聞迺有笑余者曰甚矣子之勞也今以子一日之內出入禁闥公庭之論列私家之昵語詠筆而存之皆足以爲書迺必舉數世或數十世闊遠而荒忽者整齊而補輯焉雖用意之勤其人與其事則固已往而不可追矣不亦難乎余心韙其語退而爲歲抄日記有成帙矣久之羽黨之論作士大夫所聚訟而爭持者黑白同異糾紛厖雜旣不足取信而飛言微辭咸目之以怨謗余之書雖藏在篋衍不以示人恐招忌而速禍則盡取而焚之未幾天下大亂公卿故人死亡破滅其幸而存如余者流離疾

昔精神昏衰或於疇人廣坐間徵一二舊事都不復記憶於是始悔其書之亡而不可復及也已水部眞定梁公愼可別十八年矣今年春再相見於京師出所著玉劍尊聞集以示余曰子爲我序之夫古之立言者取其講道論德用口語相傳授自典謨以降至於孔孟左丘明穀梁公羊諸書皆是也聖人不作諸子迭興乃務爲文章競著作假借緣飾不必其中之所欲言卽得失無攷正家乘野史則又屬之稗官史家之所不取遭兵火易世代散亡放佚百不一存兎園之小儒據事直書罔識顧避病在僻陋而寡聞其稍有聞者忌諱疑畏軏逡巡勿敢出無怪乎書之不就可勝歎耶梁公之祖貞敏公爲名太宰大司馬致政里居者二十年自公爲兒童時習聞先朝掌故長而與趙夢白先生游先生一代偉人其緒言遺論可指數而迹也旣而子弟位卿貳備法從出入兩朝百餘年來中外之軼事皆耳聞目擊若坐其人而與之言無不可以取信而公爲人又伉爽軒豁少年好畋獵聲酒馳逐燕趙之郊折節讀書官禁林被黨錮志氣不少挫歸所居雕橋莊杜門著述且十年家世貴盛修飭醇謹踰於素門寒士而聽其論辨則恢奇歷落袞袞不休噫公之書其本於爲人者如是是足以

傳矣余既論次是編而因以告後之人使知一書之成於斯世不爲無助各宜愛惜其所聞遵公之所以得而毋蹈余之所以失也

宛平王氏家譜序

吾觀周禮大宗伯之職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而其屬小宗伯則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小史則奠繫世辨昭穆蓋古者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而所以訓之敦睦使之親親尊祖敬宗收族無侵凌悖亂之患者則皆大宗伯之事也自宗伯之職不修而天下之人始有疎棄本支而視其至親無異秦越者於是乎常棣之風微而角弓之刺作宗法之不講其害可勝道哉惟敬哉王公以碩德鉅望爲時名卿且父子相繼爲大宗伯當世尤豔稱之推其孝友施於有政既以佐 天子敦敘五典誠和萬民其於古宗伯之職已無不舉矣又念始祖來自任丘以覊旅至京師再世滋大及公父子益貴盛不出長安國門而躋崇班登副相此固 輿朝知遇之恩而非祖宗以來累世種德無以致此使譜牒不修世系失序數典而忘其祖非所以闡揚先德昭示子孫者也是故作爲家譜有名紀焉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

者可考而知也有內傳焉自祖德以及壼儀凡嘉言懿行在人耳目者可述而志也有外傳焉蓋倣古內宗外宗之制以廣親親之誼詩所謂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者也吾聞王氏有姬姓有嬀姓有子姓姬姓曰太原琅邪京兆河間嬀姓曰北海陳留子姓曰天水東平新蔡山陽中山章武河東汲郡其他共有四十餘望而唐室宰相表王氏十三人定著爲琅邪太原京兆三族繇宋迄明公孤宰執不可勝數今宛平王氏方伯公由進士起家歷中外著有政績垂條布葉施及後人先生之爲斯譜自曾祖以前世遠無徵者寧闕而不書蓋昔人所謂膏粱盛門爵位蟬聯文才相繼者吾自有之春秋之義在乎傳信此其作書大指也夫京師者先王所以優禮元臣錫之湯沐而世家鉅室聚族而居焉者也成周之甘原鞏氾分郟士之采邑而長安鄠杜櫟陽公侯列邸相望其饗食有堂其薦饗有廟其教子孫有家塾然則王氏之遺風雲處韡轂子子孫孫弗替引之者豈獨爲其一家已乎觀於其譜而孝悌慈愛之心油然以生推之天下使人皆知愛親敬長彝倫攸敘而萬物靡不得其所雖古大宗伯之職所以佐王和邦國者蓋在此矣公之爲意豈不深且遠歟先生辱與余游四十年當

其早歲擅名爲海內人士所推服迺蘊隆之久而後遇天之所以佑王氏而光大其堂構誠有非偶然者余晚與司空公同事禁苑先生嘗過邸中相勞苦其交在紀羣之間王氏孝友敦睦之教余深知之故先生家譜成不遠三千里屬序於余而先生之壻陳君來貳吾州與余故有世誼其門第在王氏外傳中禮有之大臣三命以孝行著於州里鄉黨者兄弟親戚僚友執友以及交游僃稱其慈弟仁信余雖不敏竊自附於交游之末而先生之孝弟在乎此書不可以莫之徵也爰述其意以爲之序

楊氏遺宗錄序

自後世宗法之不修而譜系不可復考其幸而生太平之世知所講求者蓋已鮮矣不幸而遭遇亂離越在草莽墳宗闕祀能復痛其既衰而拯其將墜乎余年家閬州楊君爾緒諱繼生以鄉貢士司教吾州集州之子弟於明倫堂而告之曰爾亦知徼福於天者之厚乎而不思愛敬禮讓以報之也生長江南不見兵革于于而居衎衎而食遒猶箕篇諄語摟鋤德色競其刀錐而兼其姻戚是因生蕃齒殖狃安蹈習以爲固然而不知其德也余蜀人也家門崩析絓禍於虩蓋顛白刃罹矢鏑無可紀極而破骸折

骨何所求索惟有西望長號頓首於邑而已求如諸生思根援而愛相恤以恬嬉乎故國又胡可得耶於是聞者色動或爲之泣下皆知有楊先生之教云踰五年楊君遷去爲連江令出其亂後遺宗錄授余曰其爲我序之閬州爲蜀之西門踔巖險固其民得以保涪江走棧道在今日猶爲完郡其中賊禍也以視全川不及十五六而楊氏之宗所及已如此嗚呼何其酷也先王之世里有塾黨有庠日教民以父兄宗族孝友婣睦之道有不率教者以法制訓齊之雖有強獷暴驚之人猶可不至於禽獸以故盜賊之源息後世禮讓衰攘竊起即其肺腑支屬數傳之後且不知誰何之人而相爭相奪之風日甚其究也嗜殺而好鬭屠肝碎腦斮人手足流血盈前而談笑自若以是爲樂而已矣而非先王之仁義禮樂澌滅殆盡而洪水蛇龍之毒中於人心不如是其烈也楊君流離奔竄之中能追溯本支以教吾州之子弟其爲令也又將推而及之於民欲以救厄運而化末俗可謂知所本矣若云楊氏之宗不至於隕越此猶其小者余故推其意爲之序焉

李貞女傳序

事有不見於禮經先王不以訓世而君子稱之以其過於制而合於道也禮於人子之養親也雞鳴而起日入而息請席衽奉敦匜治饘飽潔滫瀡其事至煩且勤矣而獨於女子之孝不甚著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蓋惟恐其不如父母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先王垂家法於天下故於其事父母則略言之而特舉婦德以爲訓女子之嫁也父母視而送之其得於舅姑貽父母令名不得於舅姑貽父母羞辱女子之事舅姑凡以孝父母也舍事舅姑無以孝父母乎女子二十而嫁出於襁褓之中離於保傅之手其去施衿結帨也近矣事舅姑之日長事父母之日淺矣然則有終身不嫁以事父母者乎曰有之子之娶婦事宗廟繼後世也古之孝子有不娶以養其親者矣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以孝子之心蹈不孝之罪猶且爲之而女子無是也威后之對齊使曰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乎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古固有不嫁之女矣而列女不齒內儀不載異常之事不可以教世而訓俗是以著其實於記而沒其文於經固未嘗不深與之也今嘉禾女子李鳳以事父不嫁父病籲天感召靈藥有鳥啣果投厥鼎中飲之乃瘳年四十七以沒猶以不終養其父爲恨里人懼其後

之軼傳也謚之曰李貞女屬余文序其事易曰女子貞不字不字其果爲貞歟有聘而不字者矣既納采問名以身許人矣而夫亡斷髮誓耳誓志不行此其爲貞從其夫言之也今李氏之志知有吾父焉爾斯可謂之孝不可謂之貞夫女子之事夫猶人臣之事君也得吾君而事之有死而無貳不得吾君而事之潔身守志其道亦有死而無貳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男女有別自其爲女子而居室之倫已備斯可爲孝也而獨非貞歟

編年考序

編年者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歲此所謂編年也編年考之爲書者何以歲繫人以人繫事而日月不必考則不可謂之編年然以人之盛衰始卒貴賤賢不肖皆分繫之乎年雖謂之編年亦可也雲間沈坤僊氏實成此書其子辥字友聖以詩名則余友也友聖之言曰吾父名不出里巷躬耕十年而成此書顧請先生一言序其簡端且吾父嘗以謂辥曰吾之爲此書蓋以自警且教爾也吾見古人之生而神靈少而穎異則未嘗不發望爾之成也其或年未强仕位至三公揭節垂組立功立事則未嘗

不望爾之顯且有所建樹也若夫鹿裘帶索之叟或荷鋤終身或鈔書千卷吾蓋以此自勗而默數其齒則吾固已衰矣辭也再拜受教今以遭時不偶父子負耒長隱於田間而吾之壯盛日已過吾父之篤癃日已及將其平生著述無以傳示乎來世願以是屬之先生余應之曰子知古人編年之道乎夫紀載之存疑傳聞之失實未有不始於年者也三皇之前皆萬有餘歲其言荒遠不經卽其後言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一以爲改元一以爲紀歲則失之譌文王百歲武王九十五歲而謂文以五歲子武則失之誣且以孔子之生年卒月而三傳史記所載己酉庚戌己卯之異其年十月十一月四月五月之異其月己丑乙丑之異其日其不可考者一也老聃莫知其所終或言百有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其不可考者二也長狄禁如死于魯桓十六年而其兄焚如以宣公十五年見獲於宋州去百有三歲其不可考者三也以家語按之伯魚之卒宜在顏淵後而論語說謂在其前其不可考者四也夫春秋者編年之書也史記者繼編年而作者也今以二書參互徵考而其譌舛乃至於此安知後之史家繼千百年而作者其紀元年表無傳聞異辭者乎又安知名人鉅儒私門紀載弟

子傳述所謂年譜者其說果可盡信乎而沈氏獨能佃漁百氏錯綜萬家以成此書其道固非以爲編年也誠以書簡脫誤傳寫乖錯有見乎編年之難而特借一端搜羅考索以輔其所不及且又父子二人帶經而鋤窮居著書樂道不倦後之人考其年月孰謂是書之無所裨益乎余所以謂之編年者蓋以此歟其可傳也已

秣陵春序

客有問於余曰秣陵春何爲而作也自華山畿紀於樂府而幽婚冥媾歷見稗官後世猶疑其事今子之說非形非影爲有爲無此恢諧滑稽所不談而虞初諾皐所不載者也得毋涎誕之乎余笑曰是所謂夏蟲不可語冰知宋人之刻楮葉而不識木鳶能飛者也今夫阿房閣道鉅麗之極觀也咸陽三月劫灰具燼而海中有三神山以金銀爲宮闕二者吾不能定天下之居處鄭女曼姬嫺都嫽治章華宮中十年不能望幸而巫山之神女高唐入夢得薦寢於君王二者吾不能定天下之美麗魚龍曼衍之戲西域幻人吞刀吐火而月中天樂紫雲一曲唐玄宗以玉笛吹之名曰霓裳羽衣二者吾又安能定天下之聲音哉彼夫文人才士放誕窮愁怨女

貞姬憂思鬱結惝兮若有所亡悅兮若有所見杳矣冥矣縹緲無所不之矣況乎侯王則陵廟巨墟妃主既容華消歇蕭條乎原野漻栗乎悲風魑魅之與鄰狐兔之與居其平生圖書玩好歌舞戰鬭之娛皆化為飄塵灌莽不能有以磨滅也於是神僧異人從而取之以出其變化李少君之帳中佛圖澄之掌上皆是物也而又何疑於余之說乎余端居無憀中心頓惑有所徬徨感慕髣髴庶幾而將遇之而足將從之若眞有其事者一唱三歎於是乎作爲是編也果有託而然耶果無託而然耶卽余亦不得而知也客逌聽然而笑曰善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一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二　文集十一

序七

江南巡撫韓公奏議序

御史中丞蒲坂韓公巡撫江南之五載　天子渥錫公命進秩司空公自以幸得備位維是地方之得失閭閻之利病分條其所以興及所以革之狀　當亡幸聽其言得奉行弗墜以少逭於曠失其副封與草藁具在手自裒輯得若干卷授其部民吳偉業序之偉業讀而歎曰　上之加勞公與公之盡心厥職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昔我　世祖章皇帝聽覽之暇命儒臣采經摭傳以撰集群書無亦以後之人制度文爲監於前王之成訓罔或遺漏故不厭其多聞博物而義類之弘深也若奏對之體貴乎指事造實以通變而適用其理覈其文顯一切傅會繁曲之辭屏使弗進偉業每南苑夜直見諸公坐而假寐漏下三十刻中書猶捧督撫所上章奏以參訂　列聖有微文之疑互相爲之執筆彷徨看詳久而後定然則有事於敷陳者可不慎哉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書曰乃身在外乃心罔

不在王室當韓公之在京師宿衛忠正曉習文法佐太宰以贊邦治周官所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其公之謂歟　天子器其能擢自帷幄出典畿輔三命作牧四方具瞻公涖政浹旬固已赫然改觀矣無何有遷擢江南之命先是江南山越未平萑符數起閩海巨寇闌入內地以詿誤吏民當事者赤囊紛馳告變收捕之章又數從中下公至之日氛祲消而奸宄息不動聲色用拊循彈壓以為政向之所謂告急之書窮考之案則皆無之顧以東南區區一隅賦稅居天下之半秦楚滇南閩粵之餉檄使旁午奔命弗遑吳民戶賦而口斂鄉部昔都鄙之版掾史掌邦國之貳調發出納千條萬端郡邑守相日有要月有成趨辦不及即鐫譙隨之發代者拜除如流罷免者羈管不去雖有考課之法亦不得而施公能無憔心極慮以求當世之長策耶昔有宋安撫大臣設上佐以勾管機宜文字主者執凡治要而已今者職事巨細旬朔動以具聞其間　詔條赦令計簿獄詞所當鉤稽而出入者節目繁夥不可億算唯公通達政體能周知乎輕重贏縮之數而操網紀以御之如游刃如治絲如燭照而觿解故有所建白區處詳當體例精密深嚴之地朝拜夕可所司莫得而駮難焉論者

以此重其才服其畧乞人爲之弗能及也已竊惟古來奏疏其善於晁賈亦嘗建積粟鑄錢韓范歐陽本經術大儒在西夏河北所進劄子首以理財足國爲務夫論事人主之前先使之知經制出入充然其有餘則仁義道德之言始可得而進自古然矣方今西北之士未盡墾山澤之產未盡出商賈并兼之利未盡講求以歸縣官衆天下之費畢出之於農故軍興孔亟水旱災荒則上與下焦然其並困我公以陪貳居重任憂公如家權時制宜用其徵發期會以仰副度支之急若夫定經賦寬民力爲根本以兼爲東南此萬世之謀不易之論未始不端言之也漢神爵之治尙綜覈而致其隆於三代唐貞觀之政行仁義而收其效於富强聖主賢臣諮諏要道或課名實或布寬仁一張一弛同條共貫非已事之極驗耶　世祖所以大修吏治務合經意者蓋兼之也　今天子寅恭祗畏廣詢博諮尤閔念我東南之民以訪求疾苦其以任公者將盡行公之言而公之言有非一時所能盡處腹心密勿之地入則造膝留身出則皂囊封上嘉謨嘉猷從容陳請必期實有所裨益此豈疏遠小臣芻蕘獻替者可得而比然則其嘉惠吳民雖古大臣之用心無以過之矣彼於文墨治辨之間謂公

功著職修服其才而重其略不知此特庶務之可見者耳又烏足以窺公之大哉謹序

江海膚功詩序

古者克敵必示子孫故於人臣之有功者旂常以記之鐘鼎以銘之簡冊丹青以載之鼓簫笙簧以歌之王命尸臣宣此栒邑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商周以前尚矣降此則輔氏之鐘魏顆所以獲杜回也邢國之鼎禮至所以拔國子也燕然北征竇車騎所以登山刻石也冀州安居皇甫義真所以定亂作歌也上之人載在盟府紱之樂官圖其勞於不朽為臣者則又受彝器而刻其辭用薦家廟傳後世永永矣報於勿忘嗚呼功名之際豈不盛哉今我西安梁公肅江甯一捷再造南土　天子晉秩而寵異之且將定封焉吳之人以其憂民閔亂頼公克底於甯也作歌詩數十章公曰吾之功既在史氏矣惟士大夫贈我以言重於琱戈繡黻不可以不記乃執首簡命偉業曰子為吾序之公秦人也車鄰駟鐵小戎無衣之詩其音亢切而慷厲清飭急節慨而歌之介冑之士無不撫劍擊腕變色衝冠者此秦風之雄乎若夫三江五湖之間樓船羽蓋黃頭櫂歌非猶夫扶風壯

士之聲情慷慨也石城烏棲江南之弄非猶夫隴頭水關山月之激昂三歎也語曰歌詩必類斯豈其類哉余則以爲不然公之在軍中通詩書習禮樂有輕裘緩帶投壺雅歌之風及其孤軍決戰雖以吳人之不武驅之赴利決命爭首視五陵六郡之豪不是過焉又何有於士風而謂南音寬柔嘽緩不足乎聽耶然則吳士大夫之屬而和者用公之氣以講軍容而壯武節其辭皆發揚蹈厲請以奏之師中當古短簫鐃歌之曲可也公笑而頷曰善遂書之以爲序

鹽運分司張森岳賑濟册序

苟可以仁恩及物則智不必勤其官能不必專其職推而行之罔或勿濟今夫鹽筴者利之所自出專以佐國而足用非曉然有益於民者也周禮掌邦之委積洽年之豐凶於荒政纖悉具備而山澤之利則盡推以予民其設之官者制其政令而已無所謂征榷以取之也自管子相齊以爲海王之國即水煮鹽宜筦其權而盡歸之於上其說曰予之在君奪之在君使人長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後世遵而行之豪强并兼擅利孔而撓上法者害固以浸除而諸君吾子之所食無不量其釜升而爲之設衡立

準其法至爲苛細鹽筴尙爲有益於民否耶鹽筴誠有有益於民者國家水旱之不時什一之征常恐不足於用惟鹽爲天地所藏取之無害足以佐公家之急漢元封中置鹽官二十八郡齊居其六山東大水民饑流人轉徙賑恤以億萬計然而外奉軍旅內供興作得以不匱則鹽筴爲之饒也鹽筴爲之饒於國家爰濟元元之意未嘗不陰爲之助獨爲是官者不能顯以養民其顯以養民如吾友張君菼岳是已張君爲青州鹽運分司青州者山東負海之地管子所謂渠展之鹽梁趙宋衛資以仰給者也爲君計者鈎稽弊漏恤下惠商廣蓄積以備乏絕斯足以勤其官矣權時緩急援道舉義俾朝家以全力爲農民不加賦而用自給斯足以舉其職矣適有進於是者歲比不登民之流離不能自存者僵仆滿道　朝廷方發帑金遣使者賑救畿以南而張君能先民之急損貲爲粥於路又下勸分之令募豪長者相假貸願輸者具以其名聞獎勵有方賦恤有法所全活最衆是可爲難也已夫張君嘗治一道以牧民有稱於時矣此其事辦之有餘余以爲難者方君以鹽筴爲官能不拘拘於職守救災普施德惠知所本務管子賢人也相齊之功霸以九世而君之所見似爲過之誠可書

也於是乎言

海防督公贈言序

吳郡瀕海之邑其民有事於供億而驛騷弗甯者非甚亟收莫能恤也會褚督公繇絲綸近臣出副二千石來莅吾吳以防海爲其職嘗與余論海事而籌之曰夫海上之築城堡立墩臺所以駐屯兵也疏道成梁濟郵置頓則以備王人之銜命大帥之巡守惟恐賦斂之不時闕而爲舁其於用民之力亦已極矣夫土功者王政之所不廢也吾誠以其時量功命日揣高卑度厚薄而爲之則城可立臺可成而民不至於重困今廝役賦丈之無方故其下未能授功而先爲之擾又民欲成之而兵欲毀之彼津亭土壞之不修者非玩也其戍守者利於其墮而煩爲之輿築也若之何勿禁也先王之制凡承王命爲過賓者牢禮餼獻飲食之數各以班位而爲之等今庶具百物歲一賦之於民帷帟几席槽櫪藁筳薪過則棄之而酒漿饔餼牲牢芻茭常以賓至之無時待於無用爲胥吏之所侵沒負販之細民徵索倍倍列肆晝閉既又計畝而定其徵是商與民交困也已語曰有優無匱吾誠先爲之稽館舍庀器用而後令候人逆之於郊致館致餐拜

而將幣官正奉符而閱其數胥徒執牘而書其物資至如歸民用不擾若之何弗舉也余聞之歎曰善哉言乎夫爲政之道撙節愛養息事甯人非狃一時之安而憍窳之也開敏强毅興事就功亦非輕百姓之力而程督之也語曰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甯若魯公所言規爲措置慮始經久民不知役而時與休之斯非體國之長謀而使民之佚道乎魯公之駐節出治在乎海虞虞巖邑也其山有飛泉交澗之奇其材有丹楓翠樾之美其田野有陂渠塘濼秔稻蒲蠃之饒人民好嬉游而不事作業美衣食而不知蓋藏因之以飢饉加之以誅求物力大詘水則浸以尙湖緒江海之衝而設重戍游徼之騎旁午而伻至艅艎之舟邪許而畢集 朝廷簡文臣以勾會其資給而整齊其法制於職秩爲重公府初立庶事草創將吏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椽史有出納奇羸徵令考校它若僚寀之聯事賓客之過從絡驛奔湊咸於是乎在苟非閎閟之高堂皇之峻唐階屏樹審術辨方則上無以發教令治文書下無以充揖讓洽笑語魯公有憂之且公之來也嘗諏於都人士曰學校者爲政之本也古者行師在泮獻馘行飲至之禮今海上桴鼓無警而戍還之卒有芻牧於孔子之宫者

我儲官而遽忘之耶乃郎訓導沈君與謀以尊經閣傾圮日久不可莫之治也揆日戒徒畚挶既具翬革斯起易其黝堊煥以丹靑瞽宗瞿相顧瞻奕奕而公治事之堂亦適會於成諸生入學鼓篋得游息講肄之所而海上突騎水犀諸軍負弩被甲而趨庭者見棧題輪奐有嚴有翼無大無小歡忻鳧藻凡此二役皆公於農事之隙斥羨金捐俸入以爲之故鼛鼓弗戒而版築克就君子曰魯公於爲政知所重矣春秋於浚洙城防新延廄則非之於復閟宮作泮宮修御廩則善之誠繇此而推其於築城置堠平易道路儲偫餱糧皆當預之以時而定之以法俾其下居平無勞苦歎息之聲臨事無供頓顚踣之怨公之才實優爲之而吾吳人之獲有休息其道端出乎此也沈君率其邑之士大夫徵余文爲賀余因以前所聞於公者爲之告而且深有所望焉

聖恩剖石和尚語錄序

聖恩語錄剖石大和尚所著其嗣法弟子黃龍覓梓而行焉者也當三峰舉揚臨濟宗旨剖公與黃龍並出其位下其後黃龍走之章門廬岳顚崖絕巘之中而剖公補其師故處修祖庭以化導我吳人者二十年此二十

年間諸方信佛之流傳者不知幾何人而趺坐說法之書亦既溢名山而遍都市矣聖恩剖公黑白無不瞻仰所謂精進光明幢也而語錄至今日始出蓋和尙以眞實了義扶植吾宗不欲尋文覓句與世之名聞利養者同其演唱逮黃龍以故人還故山受記莂以去力請之方許行世顧猶刪而存之僅得四卷是編也所謂最後出而尊貴者歟偉業嘗從而問道者也遂不辭爲之序曰昔馬祖首以棒喝接人至臨濟而暨三玄三要宋洪覺範乃標舉以立綱宗是豈謂棒喝之不足而以玄要爲門庭哉蓋白衣止不傳之後法派不得不分法派分則付囑不得不廣從上諸祖懼夫世之一知半解者藉口於單提直入顢頇儱侗無以攷驗其淺深得失故設爲權實照用料簡回互以策勵而勘辨之此所謂宗旨也以余所見當三峰之時海內知傳法爲不易其從游者皆人才英特語機迅利而猶盡力鉗錘未肯輕相印可今之豎拂拈錐者在在有之可謂盛矣吾不知明眼人辨驗其所開法於玄要賓主竟何如也夫風習所不能止者當折之以所服三峰之門推聖恩南岳靈隱爲三大老非復淺學初機所可幾及今以法印相承之者宿其操持修證爲最久而此書之出也若是其愼重然

則有朝參承而暮撰述者能無瞿然其自失乎或曰黃龍之在法昌也嘗坐禪山窟中虎飲於巖泉不爲動大蛇上下其肩背而鼻觀自如此其力量有過人者和尚退然不出戸屭倂稱弟子而折輩行彼蓋以道故屈也其書具在吾又烏足以知之

梅村家藏藁卷弟三十三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四　文集十二

序八

兩郡名文序

君子之爲學期於明道而已不以得失爲毀譽也其以得失爲毀譽者莫甚於世之時文得而譽之則已加信失而毀之則已加疑毀譽變於外而疑信亟乎中故下無不易之見而上無一成之格特以其才之所至適然相遭於數焉爾且名成之後又盡舉而棄之此積輕之勢也今者公卿大臣亟亟焉以正人心明教化爲急務敦尚典雅簡黜浮華限以必定之章程而嚴其進取有不合格者舉而汰之猶末也州縣之循良入爲侍從朝廷之耳目出典文章皆取決於制藝之工拙以爲可否蓋唐宋之世召用館閣諫議等官進其平日所爲文字及試以詞賦論策詔誥箋表今盡歸之於時文朝野中外一道同風與教易俗所喁喁而想望者舍是無繇也自熙寧定科舉之法以墨義帖括取士行之數百年至今日而其重固已極矣雖然昔也優游縱弛聽之舉世之風習而醞駁各半今也束縛之整

齊之可謂密矣而紕戾牴牾乃間出於法制之外則又何也豈天下之才智固不可得而齊一歟抑揣摩迎合之心盛而轇轕紛糾之見生反有以致之歟余不得而解也先王之道載在六經者百世不改士君子旣誦法先王卽無功名誘之於前利祿禁之於後當知夫大雅之可尙而奇衺之必黜以余所聞宋儒如呂東萊陳止齋兩先生其制擧義號爲極工致政家居猶以之敎其子弟彼蓋不以鏁廳一日之遇合有動其心而特就平日之文積之厚而養之完使沛然其有餘則詖淫邪遁之詞無自而入此卽今日所爲社刻是也王子惟夏偕同社諸子選兩郡名文問序於余余唯吾州自西銘先生以敎化興起雲間夏彝仲陳臥子從而和之兩郡之文遂稱述於天下人止見其享盛名擬高第奉其文爲金科玉條不知西銘之書羽翼經傳固非沾沾於一第已也十餘年來吾郡之士日落至今歲環百里之內南宮之士無一人焉惟夏諸子之有此選也不專用希世決科而以修明先王講求六藝務合乎大儒之旨險棘邪僻固所弗收拘牵附會規摩迎合者尤爲大道所不用此余所謂君子之學不以得失爲毀譽者也其於西銘之敎不爲無助是爲序

二宋稿序

余觀古之爲士者雖其爵鄉僻處之遠苟才之可用爲鄉里所推擇則必之乎京師而游太學其有兄弟朋友齊名並駕如三張二陸之流或洛中爲之語或鄴下爲之頌皆赫然名重於長安而中才下士樸陋無聞者不得而與焉自科舉之法行盡天下之材無不試於有司其爲有司所格者無繇以自達於上雖公卿大臣覬覦焉以收人材明教化爲急務而士亦窮經好古自力於先民之章程適爲有司所格者亦已多矣此無他太學之法未具而士不游京師故也吾郡宋既庭疇三兩君以貢同入太學登賢書尤子展成彭子雲客定其稿而屬余序其簡端疇三與其兄右之爲吾同年侍御公之子而既庭則其同宗右之先鳴而既庭與疇三爲同舉故遠近之人翕然稱之曰二宋也初吾與侍御同舉進士而侍御之兄以政成上考進爲給事中侍御則繇禮部郎用特旨改授兄弟居兩省爲諫官清塗華貫貴重於朝廷每過直騶哄滿道當世榮之宋氏之以兄弟稱者自給事侍御始也侍御之使山東也右之方數歲早慧能文侍御召之出拜而置疇三於膝上余見而奇之曰此復爲二宋矣無何侍御死於兵

給事不得志於仕宦其後遁以文章氣誼傾東南而旣庭疇三用科第知名余不自知其衰落猶頹然處諸子間俯仰二十年交於宋氏者兩世矣旣庭家貧好學早負物望而天性醞藉不以行能高人其爲文也深厚詳雅有度宥則疇三少孤夙成器實不凡而雅志刻苦不自門第自許其爲文也聰明穎拔頓悟絕倫此兩君者終當大至而吾所尤喜者以其游京師而觀太學名動衣冠爲後進之秀其登賢書也使天下知東南之多才而士之通經好古者亦有以自信不挫其志氣於以敦經術重科舉必自二宋始矣以二宋之才其所就不止於一第而吾之望於二宋者亦豈沾沾焉於所爲應試之時文誠見人材之遇不遇其盛衰有關於風俗故於是編也而及之固不專爲二宋已也是爲序

孫孝若稿序

余初以制藝起家常歉然自以爲不足好從諸先達攷求故實以增益其所聞見其之虞山也獲與孫子喬先生游先生年已六十餘嘗爲余言少時猶及見皇甫司勳王弇州兩公云蓋先生之父三川公以能詩名海內兩公親與定交先生侍函丈聞緒論追敘其事歎詫爲不可復得余聞語

亦慨然者久之當是時先生之二子恭甫居顯官而光甫與余同舉進士
先生不以爲榮好樂往賢之流風軼事以相諷勉余以知先生之不可及
而其淳深且長也已後十餘年恭甫之長君孝若舉進士裒所爲文若干
首問序於余孝若之爲人也風流醞藉機神警速實顚倒於余余亦心折
之甚其天才之所軼發家學之所纘承足以囊括古今貫穿經史出入古
文詩歌之間制藝乃其餘事即而求之所造固已如此矣嗟乎今之爲制
藝者咸哆然有自大之心其中初無所得而欲以輕傳當世淩忽老成邀
結寵類詆娸儕輩以余耳目所見比比而是也夫以孝若之人才之門第
不欲沾沾於一日之名捨本業而追時好及其捷南宮懸國門天下翕然
稱之京師三公貴人無不援孝若以爲重者而亟得余之一言豈文章道
誼朋友之役分固有數歟抑余之蹇拙無似齟齬於世孝若因以取之歟
吾聞古經變亂人物凋喪雖僕陋如余者猶遺民佚老之僅存可以徵舊
聞而道掌故則余且蹇澀不敢當而孝若固進而益請者蓋亦乃祖之風
類也以是辭不獲而爲之序

德藻稿序

吾弟德藻以今年舉於鄉去志衍與余同薦之日則已二十年矣余深喜吾宗之有人而德藻謙謙焉不自以爲足挾其行卷是正於余余將何以爲吾弟告哉無已舉平日讀書之道爲吾弟言之可乎初吾與志衍少而同學於經術無所師授時厭苦俗儒之所爲而輒取古人之書擿摭其近似者櫽括之爲時文年壯志得不規規於進取乃益騁其無涯之詞以極其意之所至初謂運之十年析理匠心刊華就實庶底於有成不意遽爲主司所收而世人遂謬許而過採之以其言爲該貫夫學力深淺內自驗之吾心余兩人之於文實未有所得也自入仕以後得宿儒大人爲之講論約其指要而分其條流退而視吾之文則膠葛漫衍無當於古之立言者於是憮憤竊歎盡發篋中之書而讀之將上以酬知遇而下以厭觀聽者之心比年以來稍有證入雖不敢妄謂有得而視吾始舉之歲其相去固已遠矣雖然吾之致力於應舉一二年耳至今山陬窮邑知吾名字尙以制科之時文吾爲詩古文詞二十年矣而閭巷之小生以氣排之而詆吾空言爲無用蓋天下之士止知制義之可貴而不思古學之當復其爲日也久矣今德藻之才其雄深似志衍其雅健似余又能取法先民發自紛

於繩墨蓋兼乎兩人之長而無其病此其取一第有餘而吾獨有見於科名之易而讀書之難不敢以一日之遇爲吾弟喜而進之以終身之所學且君子之爲學所以扶氣類明志節弘道而教俗者也每念吾志衍奬許同人以文章志氣相砥礪賓客滿座吁囑如流圖史滿前議論鋒起單門寒畯被其容接者嘘枯吹生寡聞淺識之徒旁行側覩不敢出氣今吾黨日落而悠悠者相趨成風世衰俗薄非當世之賢人君子莫得而措拄含吾德藻更誰屬耶德藻之爲人才氣宏放志度凝遠自其少時便有頴異之目與兄聖符俱有聲於藝苑而德藻先鳴此其弘奬風流長於氣誼必復如志衍時余窮且老矣浮湛俗間無復有以自振夫不能見之於身者猶庶幾見之於兄弟朋友凡吾所謂讀書之道以此而已德藻其勉乎哉

王茂京稿序

吾里以春秋舉者是科得二人其一則通家王子茂京也初余早歲忝太常公執友而端士從余問道以此交於王氏者最深今端士成進士十餘年又見其子貴方與太常少子藻儕同計偕而太常期頤克壯自如也蓋世家之不振者江南比比相望王氏父子兄弟獨且日顯重而余頹然衰

以老矣茂京稿行端士取首簡屬余余將何以長茂京哉端士之意不在乎敘門第之盛交游之雅謂余老於文學庶幾讀書行誼有以相勗勉也夫文有文有質質以原本經術根極理要文以發皇當世之人才是道也孰有大於春秋者乎自易之精微詩之溫厚書之渾噩禮之廣博至春秋一變爲記事之書其爲言也簡矣而不詳直矣而不肆可以謂之質矣然而董仲舒賈誼劉向皆以閎覽博物之才從而推演其說各自名家務折中於孔子不徒規規焉守章句而已豈春秋之質者即其所爲文歟今天下之文日趨於質矣其爲教總不離乎傳註吾以爲宋人傳註之學其稱詞也約其取義也遠非夫篤學深思確乎有得者不足以求之迺觀今之論文者若是乎悉其才智運機軸於毫芒而六藝博洽之言先儒平實之論概而絕之弗使得入吾不知其沖虛淡漠果有得於中抑猥隨流俗爲風尚也然則學者將安從亦求其不謬於聖人不悖於先正如是足矣王氏自文肅公以經術至宰相緱山先生相繼擬上第負重名其於春秋父子各有所講貫凡以推崇醇正抑退浮華風厲一世之人文而表章絕學上者施於訏謨政事之間次者見諸館閣之論著誠所謂經世大儒彬彬

質有其文者哉余向從故老竊聞相公謝政里居猶以制舉藝爲人論說諸生以文字贄者鑒別其窮達十不爽一而課孫諸作盛爲海內所傳誦蓋大臣心事嘉惠後學尤思以經術世其子孫王氏淵源弗替高曾規矩瘖瘵在前不待取諸外而足也太常好藏其先公之手蹟經史約貫庋置如新而百年闤闠得諸兵火散佚之餘人皆以爲王氏之祥其後當有興者不數年而藻儒茂京後先鵲起噫嘻詎偶然哉藻儒秀外惠中標舉雋異茂京雄駿閎達二者望而識其遠器余老矣無以長茂京壺舉舊聞於王氏者還以告之夫以茂京之才出其餘技詩歌翰墨卓絕出乎流輩他年讀書行誼定有過於所期是編也揣摩匠心卒根本乎家學其以度越當世之君子則已遠矣此余所以重茂京而序之之意也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四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五　文集十三

序九

送胡彥遠南歸序

武林有橫山江氏兄弟隱於橫山者二十年天下言隱居善避兵者無如橫山矣已而武林亂橫山先受兵余疑焉或曰江氏固高貴有圖書玩好朋友聲酒之樂富於居山者也余遍歎曰江氏之及也宜哉今年春遇詩人胡彥遠於長安每酒酣詫客曰吾家在武林之河渚縈迴澗複人跡罕至煙汀霧樹覗之既盡杳若萬里吾父子葺茆屋以居杜門著書不見兵革顧以貧故無以贍老親不得已走京師從故人索河北一書今將涉漳河過邢臺沂淮而南歸吾所居河渚誓不復出矣夫以彥遠之詩與其人使有山田數十畝營灌自給可以勿游既游矣即久留邸中曳裾公卿之門亦可以無困適彥遠自以居山久一旦來京師策禿尾驢障便面行泥淖中鬱鬱不得意發病思歸歸而便道謁西諸侯西諸侯恐無能識彥遠者其游也乃所以益其貧耳雖然吾以知彥遠居山之安也織簾斫屧緯

蕭拾橡可以養生可以事親彥遠詎憂貧乎吾聞南高峰下有松偃人者不衣不食大類焦先巢貧子之流此眞隱居善避兵者彥遠必知其人問之而不吾告何也他日有棄家變名橫山河洛之間不知其處者其必彥遠也夫

送林衡者還閩序

閩爲天下辟壤而山負海士風淳厚家禮樂而戶詩書人才常甲天下而石齋黃先生以道德起漳南忠孝大節光顯於朝廷而文章經術以教訓鄉里生徒榕壇之下巷舍嘗滿閩士之盛天下莫隆焉閩於地既僻而人才絕盛其郡舉上計試於禮部者過重山危棧涉錢塘入武林取道於吳郡而後緣江淮以達於京師故雖以石齋之賢海內望塵不及獨於吾吳則山川歷覽賓客從游可指數而得也況其子弟都講之至於斯哉蓋是時天下太平江南文事大振如余者夙爲石齋所知能推明其教故舟車之通聲氣之合有如此也自先生殉節以死余卧病海濱不與當世接遠方之士徒步而過我者亦已少矣今年興化林衡者布衣芒屩負其詩古文詞十數卷入門長揖曰吾石齋弟子也先生沒吾黨抱其經書逃匿巖

谷蓋與天下絕矣獨念通都廣邑之內名山大河之間人才輩出者猶存今以絕意仕宦不得復與之游則何以論道取友感發其志氣於是累趼重繭襆被而來將繇此入白門過廣陵一覩中原之盛而恐其糧盡以返也余聞其言壯之往者在長安石齋會以易傳授余及豫章楊機部未及竟石齋用言事得罪相送出都城機部慨然曰絕學當傳大賢難遇余兩人盍棄所居官從石齋讀書鶴鳴山中十年不出余心是其語兩人者逡巡未得去今機部後先授命余靦顏苟活先生之學遂以失傳嗟乎吾聞之古人有辭親遠遊負笈求師三年不得見者矣有解去印綬不通官閥北面稱弟子者矣此機部與余所不能為者而衡者為之衡者行序其稿為贈所以明余之情著衡者之勤以見閩士多賢而石齋先生之學猶存於天下也衡者名佳璣與化之莆田人為人質樸修志行詩文雅健有師法其叔父小眉公以前進士隱居著述衡者能世其家風云

贈琴者王生序

往時余兄志衍好琴琴之道非心手專一勿能工也志衍能詩文善書畫弈棋居能品又為投壺蹴踘諸戲其於琴弗肯竟學顧好與其工者游有

王生者以此技進能爲新聲當是時志衍方貴盛賓客日十數人談論方
起絲管間作行酒歌呼投壺叫絕志衍分身其間恢啁抵掌以爲樂笑已
而王生攜其琴至撫絃布指則主人焚香啜茗正容端膝四座闃寂無人
聲余於是歎琴德之妙王生之功并以服吾志衍也不數年志衍官蜀之
成都闔門遇寇難以死王生者無所遇其道益窮衣其敝衣日抱琴行道
中余與當時賓客遇亂各散去無一人能收王生者蓋志衍之亡六七年
矣今年夏復與王生遇談志衍舊事則大哭哭已爲余鼓一再弄淒然以
清悄然以悲聽之如見志衍也昔孟嘗君廣廈邃房淫聲麗色撞鐘舞女
乎其前而雍門高爲之鼓琴也能使如破國亡邑之人流涕泣下今以吾
志衍才氣之雄交遊之衆可不謂盛歟一旦骸骨破碎門戶磨滅欲如雍
門所云千秋萬世之後嬰兒豎子躑躅而歌於其墓上隱何可得哉然則
王生之爲此曲也其爲峨眉之高乎其爲瞿塘之深乎其爲杜鵑之啼猿
狖之吟乎其爲山鬼之連蜷而偃蹇乎其爲秋風之慄慄中人肌膚乎蓋
坐客僭懍振慄變色而三歎又從而歌之曰葛蔓蔓乎雨冥冥楓林黑兮
陰火青望故鄉而不見語白骨乎空城願愛子之罔托兮嗟賓御之無人

則坐客無不矯首西望欷歔而於邑也抑吾又聞之琴者所以理性怡心導情宣鬱今聆王生之操不言哀而哀得毋張急調下非中和之響耶是不然夫人心有煩冤菀結不能自達者驟聞幽眇之音愀愴之調一彈再歌涕淚橫集則仰首出氣足以釋然於胸懷且以文王之忠焉而幽囚伯奇之孝焉而竄死孔子之聖焉而見逐顏回之賢焉而早夭在深於琴者言之雖以志術之罹極禍撥之義命可以無憾況於吾輩爲破國亡邑之人者耶王生推琴而起曰善遂書其語爲贈王生名愚吳郡人

贈照如師序

儒者之道與佛教同爲盛衰往者唐宋大儒專斥浮圖氏而名僧大德咸出於其時蓋儒術與佛教同盛此古人所以不可及也今之爲浮圖學者大率重宗而絀教其弊也黑白互異南北相訾賢人君子欲立說以勝之而其道不足以相服卒舉天下愚智盡歸之宗門可謂盛矣而名山老衲乃有没法淪墮之恨此所謂儒術敝而佛教與之同衰其可歎也已以余所聞神宗皇帝時士大夫以讀書講學相高吾州先達如管東溟曹魯川兩先生研綜六經穿穴訓詁而又能得佛法大旨於教律論藏皆有所參

究爲一時緇素之所諮仰蓋唐宋之講學儒釋分而我明之講學儒釋合後來憨山蓮池諸大法師皆能融釋書傳歸之教乘未必非兩公有以發之也余生也晚於兩公不及見而魯川之壻爲余外王父少時從母家竊觀其書多至百餘卷魯川三子其季曰毅叔毅叔之子曰元孟父子爲儒者能世其家學今年夏余園居讀書元孟瓢笠叩門曰吾出家於郡城之文殊庵僧號已十年矣此卽所謂炤如師也東溟之後曰乾山手定法華疏鈔自爲諸生四方講席見推爲耆宿今亦出家於吳郡嗟乎余於是知兩先生之教且復盛也夫炤如乾山儒者也儒者之學通明廣達條析科儀講求微密皆歷有援證彼夫自尊其學空疎而滅裂者其說自足以勝之說足以勝之矣苟非能外死生去利欲則何以折方袍圓領者之徒而使之震奉吾教所謂其道不足以相服蓋以此也今炤如乾山受信具修戒律勤苦專愨在疇人之中最爲精進而始舉其先世之書闡揚條貫用以尊道而訓俗然則儒教欲佛教衰庶乎其有望者其在斯乎炤師年六十徵余文爲壽夫浮圖氏以天地萬物爲空幻年祀久遠本非所計而獨於道之盛衰不可不以身爲擔荷故書是以貽之

王石谷贈行詩序

士之負絕藝者中有神解而外與物化非至精者不能幾也然而爲之難知之亦難何以言之夫善琴者不必於其音也善弈者不必於其博也善射者不必於其鵠善御者不必於其馬也善書畫者不必於其毫素也孔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神者芒忽無形變化無端長與造物者游而髣髴其所由始吾乃目將營之足將從之若是乎其專且壹也雖有好惡利害非譽巧拙不得而入焉久之如有得也沓然若喪其故吾而忻然與其道相接如此謂之藝成藝既成居有以得於己出可以無待於人苟或嗜我技貪我名而不窺我用志之所存雖投之以千金之璧郤行擁彗而前者弗顧也以其不足乎知我也故曰爲之難知之亦難海虞王子石谷者善畫其畫也無地勢而尊不蓄積而富非宿素而老處於蓬茅沮洳之間一日而傾天下遼廓乎三百年諸家之所莫及噫嘻亦異哉余問之曰子惡乎操術而至於是耶石谷曰吾行若遺坐若忘晝不食夜不寐願探冥索以與古人相遇於微眇之中凡歷三五年而所學始大就嗟乎石谷之於斯事也可謂治之之勤悟之之深者矣當其初起惟吾州西王公知之

既而少司農周櫟園先生知之兩王公先達盛名極意推挽而櫟園方爲江左重臣手筆致問降巳折節若惟恐其不易致者石谷爲之辦裝而來及發會先生用藏事被案劾或止之曰此豈公論書畫時耶石谷曰公知我者不可以不往旣至先生流連傾倒不自知其身之在憂患也亡何先生解天下聞而兩賢之石谷不以先生多故而濡滯其行先生不以失志而稍廢待士之禮相與作歌詩紀其事嗚呼古之所謂知巳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嘗有感於莊周列禦寇之說技之工者進乎道巧之至者全乎天舉夫庖丁之刀宜僚之丸飛衛之矢匠石之斤與宋元君之畫史舐筆和墨解衣盤礴者其道相合而韓退之之論張旭草書以爲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無聊不平皆於草書焉發之蓋書畫之道本乎性適乎情通乎天地萬物其不可端倪也如此今以王子之有得而又與櫟園遊也櫟園旣備嘗其平生之遭際而深思篤好於畫將取其二十年來嶔嵚磈壘可憂可愕暄涼顯晦代更乎前者托諸丹青粉繪爲銷歸石谷可得其意而奮筆追之以視夫川嶽之險易煙雲之起滅草木之開落而榮悴人事變異物情顚倒皆是理也然則王子之於畫不更進而其爲知巳

也又何如哉余既交於櫟園而其識石谷也不在兩王公之後喜是編之成足以著兩人之深相知也於是乎言

孫孝維贈言序

昔之所謂世家者非獨以其膴厚也蓋有文辭之事焉自春秋范文子以立言爲三不朽兩漢名儒元功之後位不至而名過其父兄者有之晉魏以降崔盧王謝家擅雕龍人人有集爲當世文人所推奬貴游子弟不惟膏粱羅屐之是好而沾沾於知我之一言其得之若拱璧被之若文繡傳曰非文辭不爲功誠信然哉余於海虞孫孝維所裒贈言讀之而歎曰此可以觀孝維之所尚矣夫當今之稱世家者孰踰孝維乎方伯公二龍齊驅宣猷岳牧法曹高第洽行清能生有父兄之資長無門戶之累養閑守素儁譽日高杜欽之優游恬尚王湛之晦德浮沉也別墅攬招眞諸勝丙舍極楓林之美同里宗工在望賓客如歸孝維於其間延接靑雲名士白社高人流連欣賞扁舟乘興訪兄三衢郡閣放浪於仙巖繡峰何點之定林寺陶峴之西塞山也生平嗜書畫奇玩斥城南數頃田易置樽彝敦卣所居夾牕助明點染楮墨設水遞開茶寮石鼎松風旗鎗碗具皆有才以

使之趙明誠之好古博物陸鴻漸之品泉鬬茗也家蓄淸商一部有雅流
老輩爲之審音分刌比度轉喉入破得杳眇之致而過江一生載酒齋琵
琶至頭彈開元法曲淒淸惋壯坐者爲之泣下桓野王之柯亭笛宗少文
之金石弄也孫氏舊以文雄里中其先處士西川公學詩於長洲沈啟南
偕皇甫兄弟相善大學滄浪生能詩書客父子顯聞孝維繼起而世其家
風服高曾之規矩見聞薰習尤崇尙文辭之事宜乎知我者形諸賦詠以
爲美談動盈卷帙固其風流俊爽有以傾一時苟非至篤好亦何能致若
是之多乎然則今之立言者考論世家徵諸文獻必之孫氏而其所以可
久者不徒在膴厚而尤在此也余故備著之以諗世之知孝維者焉是爲
序

梅村家藏藳卷第三十五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六　文集十四

序十

文先生六十序

滇南文先生以計偕入太學崇禎十六年天子命爲婁人師婁之人不知師道二十年於茲矣自先生至教以君臣父子之禮堯舜周公孔子之道薰其怠惰誠其淩誶以期於有成於是遠近稱爲先生鄉大夫之賢者必之先生謁里中戴白之老不知詩書者咸曰先生君子也無何北兵至在先生之義不可以留將行其弟子進曰先生行固當雖然先生所居者職也其所事者道也盍謝其職而修吾道乎先生而無爲吾道計也其爲吾道計先生留先生拂然作色不悅曰異哉二三子之爲此言也吾比者教汝何若而棄之耶吾之行也不可以過今日其弟子又進曰先生行矣滇南去吳萬里過酉陽上灘水若是其險也且又阻兵今傫然儒者也將襆被乎越豺虎之逕而弟子莫隨此棄其師矣先生而行也願請從先生曰諸君有親不可以吾故累且我固非歸也吾將從蒼公游蒼公者滇人住

吳之中峰以佛教重東南者也先是蒼公講法華於吳之海印菴先生以同里而異術堅義相論難吳人之知先生與師最深及是聞之則大喜曰先生去我未遠也若亂定滇道未通者當請先生還先生許諾久之迎諸山中有以私舍設都講布函丈請者先生放杖而笑自理其鬚髯曰吾已僧服矣迺卽城南精藍中置木榻命一童子支鼎爨盡謝其生徒杜門不交人事如是者四年先生年六十弟子請一言壽於先生余曰滇南天下饒樂地也丹砂鐘乳土所出珠璣犀象果布之湊其田也畝數鍾千金之裘不貴於市無爲惡寒矣且其人以隔絕山海今猶襲冠帶以居而先生獨阻亂不得歸出無車食無肉褐以爲煖瓿盎以爲儲夫舊國舊都望之累欷況兄弟親戚之洫焉若有亡乎年齒衰矣道路長矣而鼙鼓之聲日闐闐者先生其獨且奈何哉或曰蒼公學道者也捐親黨棄閭里遺世離人而立乎獨以彼視萬里猶尋丈也余應之曰蒼公之所學者佛也其道如是足爾先生所學者堯舜周公孔子之道其於君臣父子也仕必守其官處必歸其家老有所以養少有所以奉今先生居此四年矣庶幾師弟子之禮存焉其君臣父子之道所不行者蓋亦多矣而謂非先生之窮歟

抑吾聞之先生又通卜筮象緯形家者言夫滇南所產輙多高人絕學先生以儒者籠絡萬物不名一德今毀服童髮而遊於世也將得乎儒釋之合而探其原於是乎齊得喪混欣戚浩浩乎靡所津涯其爲道也吾又烏足以知之哉嘻嘻此眞先生也蒼公日嚮者吾論難固自以爲勿及也

座師李太虛先生壽序

偉業嘗讀歐陽文忠公傳見其行事慨然想見其爲人以爲上下千百年江右儒者學術之盛未有出於歐陽公者也獨疑其致政之後不歸廬陵而買田潁上何歟蓋有求待臣子之禮爲最厚爲之臣者亦戀戀君父不忍遠歸故土而於宛雒汝潁之間起居朝請以近於京師韓范杜富諸公皆然不徒歐陽公也自歐陽公後江右士大夫咸被服其遺教凡數百載而有吾師李太翁先生先生入承明典制誥掄文於楚楚之詩人才士夙負重名者裒然爲舉首此歐陽之歷二府司兩制以知貢舉得人者也先生性彊直爲臺諫所中隱居白鹿講授生徒天子再召用決大計爭南遷深當上旨事不果行此歐陽之貽書司諫貶秩夷陵力持濮議爲朝論所排者也先生攟拾累朝故實抄撮成書凡數百卷欲以成一代之良史好

古博物訪求金石篆刻遇有所好雖傾囊爲之勿吝此歐陽之修唐書紀五代以其餘力爲集古錄者也盛明之際詞林先達如曾子棨崔後渠諸公皆伉爽闊達有詩酒稱嘉隆而降則齷齪拘謹以爲常先生則不屑也居公卿間興酣耳熱朝章國故伉慨極論詩文揮灑援接後進爲風雅所宗此又歐陽之自號醉翁與石曼卿蘇子美共其流連者也凡先生之同於歐陽公者如此而歐陽公卜居潁上先生亦僑寓維揚維揚者平山堂在焉歐陽公之所遊處也則疑其無不同而偉業獨有感者歐陽公處全盛之世天下無事雖免而家居猶述其三朝被遇之榮以誇耀於田夫野老而先生流離險阻浮海南還家園烽火禍亂再作僅以其身漂泊於江山風月之間其視歐陽之潁上相去固已遠矣雖然吾師之爲人儻朗而曠達以視人世之危疑患難實不足以動其心而損其意氣其之維揚也與偉業相遇於虎丘別十五六年矣其容加少其髮加鬒握手道故漏下數十刻猶危坐引滿議論袞袞不倦偉業顛毛班白自數其齒少於師二十歲而憂患蹙迫以及於早衰竊仰自慚歎以吾師爲不可及歐陽公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齋得失忘物我泊然其無憂浩然其自適吾師似深有

得於斯者而所遇各殊則歐陽爲其易吾師尤爲其難也偉業聞之古之至人達生之情識命之理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其吾師之謂耶

彭燕又五十壽序

士之能立言者必需之歲月以自驗其學問之所至若夫遭罹亂離而獨以其身超然於塵壒之表則筆之於書者將爲天下後世所攷正其平生之學尤可重焉往者余偕志衍舉於鄉同年中雲間彭燕又陳臥子以能詩名臥子長余一歲而燕又志衍俱未三十每置酒相與爲歡志衍偕燕又好少年蒱博之戲浮白投盧歌呼絕叫而臥子獨據胡床爇巨燭刻約賦詩中夜不肯休兩公者目笑之曰何自苦臥子慨然曰公等以歲月爲可恃哉吾每讀終軍賈誼二傳輒遶床夜走撫髀太息吾輩年方隆盛不於此時有所紀述豈能待喬松之壽垂金石之名哉曹孟德不云乎壯盛智慧殊不吾來公等奈何易視之也其後十餘歲志衍不幸歿於成都臥子則以事殉節其遺文卓犖流布海內不負所志余與燕又偷活草間又六七年於此矣自顧平生無可表見將以其餘年肆力於文章顧兵興以來流離奔走神智耗竭每憶少時讀書不至緐滯今手一編者終日覆而

拔之不能舉其辭蓋余年過四十而髮變齒落志雖盛而其氣亦已衰矣追念卧子疇昔之言未嘗不爲之流涕也春初與燕又遇於吳門問其年則已五十去余同舉之歲曾幾何時而遂迫始衰日月如流能不浩歎已而燕又盡出詩文讀之則余又驚其才之壯而意之新博聞辯智有精強少年所不能及者其生平著述之足以服當時而垂後世無疑也昔者吾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自中古以來所推者則惟君家老彭其稱之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此言之其爲多聞博洽之儒歟後世乃取神僊詭異之說附著其傳以爲彭祖陸終氏之第三子堯時受封至商武丁朝尚存而年且八百其言荒遠不經搢紳者所不道然以吾思之當唐虞之禪讓夏商之興衰故家舊臣無復存者上古譜牒失傳年祀莫紀而彭祖獨以皤皤黃髮綴拾前王之舊聞受其說者見多識往事年踰耆耋而有壯容震而驚之以爲此數百歲人耳非實事也老聃東周柱下史伯陽父史儋皆先後同官而聃之書獨傳後世且合此三人者爲一人而謂老聃修道養壽壽可百餘歲或云二百歲夫彭祖猶是也今燕又之詩文其在天下者經世代遷改卷帙塵蠹後生之徒覩其姓氏且以爲古之賢人而不知其

年倘五十若令杜門絕跡不與世通著書三十年書成而所紀皆易世之事日月闊遠見聞綿邈得無有疑其甲子不知何代人耶自古遭兵火而磨滅如卧子志衍者不少而遺民佚叟為造物所留以當文獻者亦往往見焉余既自力於學濯弗克而以勉燕又有以知其必成乃因其門人之請而敘之若此

黃觀只五十壽序

往余讀碧山集知嘉禾黃葵陽先生以省元取高第入史館迴翔宮相幾及大用既而從吾師西銘之門識其孫觀只亦以省元後先踵武浙東西誇為盛事則又吾友大樽所甄拔而登之者也歲月云邁二十餘年觀只春秋五十其同里虞君譚君等徵余一言噫余言何足為觀只重哉昔東漢之世江夏黃瓊偕其孫琬並至宰相封侯直節蹇諫彪炳史冊遭會有盛衰人世有險易遂使再世之內遭遇懸殊君子讀其傳不能無感焉今以近事觀之詞垣宿素世際休明雍雍乎清廟之朱絃明堂之蒼璧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葵陽之謂也蓺苑名流戛生坎壈惴惴乎芳蘭之當門冥鴻之在澤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觀只之謂也觀只之為人能孝

友知大節不爲巽耎骫骳俯仰以從時又不肯經奇釣名修跡跐非常之行遭逢變故周旋義舊死生急難勿易其心若夫士窮見歸之時有親在不許之義闔門百口累世卿宗不敢以徇知已刎頸之一言則其自處權之審已名高則嫌無可避地近則義無所辭收者到門曲刃在頸夷神委運詞色不撓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觀只其甘之矣及其免也不以慮患而刓方爲圓不以違俗而尊已忽物或柴門絕客離事自全或浮湛俗間與世不競蓋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觀只之所處不已優乎夫生於華胄少遇名師家在通都才稱國士當其駒齒未落豫章尙小人便目之以騏驥期之以棟梁今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論者且爲觀只惋惜余則以二十年來人材凋落其齎志以往持忠不顧者不必更論適有乘時取寵擴磐石之安而一朝蹉跌要領不全門戶破壞者比比而是矣觀只以窮孝廉優游家巷闒木索不以爲辱辭玄纁不以爲榮其所以全之者天爲之也詎不幸哉家有秘書萬卷皆前人從西清異本手自校讐繕寫成帙而舅家項氏所藏唐宋名人手蹟卷握之物價值千金今悉化爲煨燼貧及餘生孜孜搜訪庶幾蕉園蠹簡重出人間玉軸丹青不罹劫火此觀只所以圖全

名而垂不朽者也韭溪之上綠蒲之傍其爲苻疆之名園芋墅之別墅亦
既蕩於烽烟鞠爲茂草矣乃以其暇闢平臯灌蔬蘘蒜茅莚逸佚蹓迴賓
漁釣自娛絲竹間作弔汨羅之故人談鴟夷之往事望烟波而不見酹杯
酒以與懷此觀只所以消壯心而娛晚歲者也西銘之有觀只中郎之於
仲宣也大樽之有觀只盧陵之於子瞻也而賢既沒友道淪亡賴道逕之
尙存庶微言之不墜雖以道喪元龍徒游意氣猶幸人如叔度足繼風流
此觀只所以結平生而申同好者也余也少壯登朝羈棲末路犬馬之齒
未塡溝壑獲與觀只稱齊年而困厄憂愁頭須盡白其視觀只逍遙乎網
羅之外蟬蛻乎塵埃之表不啻醯雞腐鼠仰覩黃鵠之翱翔寥廓也乃因
諸君之請而爲之辭其以識余之愧而觀只爲不可企及也夫

蕭孟昉五十壽序

今天下士大夫講學者無加吾友少㤗愚山施公由服官之暇倡其道於
廬陵而青原山中無可大師修出世之教與之相應和於是吉水之黑白
二學盛爲海內所宗吾意其山川之靈秀亦必有世家名德者流相與鼓
舞倡導乎其間欲求其人以識之而不易得也今乃得吾西昌蕭君孟昉

孟昉故太常卿伯玉先生之猶子也伯玉舉進士前於余者十五年自余爲兒童時則已誦習其文既仕而蹤跡參錯曾同官南中而竟不獲相見惟聞與吾郡虞山宗伯公游宗伯之言曰伯玉之爲人孝友於兄弟篤志於友朋淡泊於榮名利祿築春浮園於柳溪之上極雲泉林木之盛有經史萬卷穿穴講貫於弗倦又能闡繹教乘與緇衲往還相扣擊余益想慕其風流而今乃復得之於孟昉孟昉慷慨好義不恡施予嘗鬻田數千石具饘粥以活獄囚又爲逋賦者完室家贖子女愚山先生倡學湖西也問道者車接轂孟昉爲之供扉屨飾廚傳勝流歙集賓至如歸退而與無可大師精妍性相疏通證明刹廟之倡施伊蒲之供奉傾囊倒庋惟恐或後甚矣孟昉之爲人有似於伯玉也往者神廟盛時吾吳如顧端文公高忠憲公吉水如鄒忠介公紹續微言倡明絕學而憨山紫柏二大師唱演宗風於吳會豫章之間兩地之學者習其義而盛其傳雖千里之遙猶同堂也伯玉之出入必與其弟玄公季公偕孟昉漸漬於諸父及父之所講究故西昌蕭氏有家學伯玉嘗以之官便道館於宗伯之拂水山莊流連度歲卒其子弟言志賦詩友朋間極文章性命之樂紫柏刻大藏方册於

吳中卷帙未半宗伯之門人毛子晉謀續之伯玉與兩弟發願藏事經營佽助之尤力滄桑而後孟昉扁舟東來商度先公之所未竟宗伯以爲續佛慧命作文壽之孟昉其時年甫壯也歲月而往孟昉今已五十追溯舊游有如昔夢吾吳之宿素凋落講舍榛蕪而龍藏之莊嚴希有者亦漫遠不可復問矣同里許君堯文官於吉水貽書及余述所謂香浮園者嘉樹名卉高臺曲池滋榮而益觀圖書彝鼎庋藏而加富孟昉又能以其餘力措拄道法爲緇素之所歸往噫嘻豈不難哉愚山今已歸宛陵而龍眠之徒衆有請無可以歸故山者此兩公皆吳人也吾之爲孟昉壽者恐不足以盡孟昉夫賢者之以道合其知之必深彼所以重孟昉者詎止於此乎吾將爲書以問之焉

冒辟疆五十壽序

如皋有孝友易直之君子曰冒君辟疆能文章善結納知名天下垂三十年其生平蹤跡於金陵於吳郡遍擇其豪長者與游顧於余獨未邂逅然心嚮往之今年辟疆偕其配蘇孺人春秋五十二子穀梁青若介陽羨陳其年以余言爲請其年奇士也其自爲之文以壽辟疆者足以張之矣而

勤勤余一言何哉雖然余三十年知辟疆未得一見因其年以見於吾文相貽以言亦猶行古之道也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尙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於南中刻壇墠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爲三人皆貴公子定生朝宗儀觀偉然雄懷顧盻辟疆舉止蘊藉吐納風流視之雖若不同其好名節持議論一也以此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覈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撓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奄黨也通賓客畜聲伎欲以氣力傾東南知諸君子唾棄之也乞好謁以輸平未有間會三人者置酒雞鳴埭下召其家善謳者歌主人所製新詞則大喜曰此諸君欲善我也旣而偵客云何見諸君箕踞而嬉聽其曲時亦稱善夜將半酒酣輒眾中大罵曰若奄兒媪子乃欲以詞家自贖乎引滿泛白撫掌狂笑達旦不少休於是大恨次骨思有以報之矣甲酉之亂彼以攀附驟枋用興大獄以修舊郄定生爲所得幾瀕牢戶朝宗遁之故鄉山中南中人多爲辟疆耳目者跳而免尋以大亂奉其父憲副嵩少公歸隱如皋之水繪園誓志不出嗟乎陵谷旣遷人事變滅向之炎炎赫赫者捧馬足而乞命顚墜崖谷不知所之矣二三君子幽愁窮蹙定生亡

朝宗歸梁宋亦以病沒江南因初附數有收考一時名豪惴惴莫保家族辟疆清羸雞骨藥爐經卷蕭然塵外自奉憲副公諱尺一之問不踰境中與世無害離事圖全如皋辟疆冒氏爲右姓家世好行其德年饑爲粥於路全活億萬計處患難之際先人後已揮金數千斤脫親知於厄不居其功傳曰有陰德者必受其報門戸之無恙有天道焉自其祖玄同先生用方州著績憲副襄漢出入兩都政事學術咸有師授辟疆修祖父之業遭時不仕益發之詩文以及於穀梁伯仲冒氏之集凡四世矣其年者定生子也具舟迎以來俾與兩弟及二子俱刻燭分題唱酬交作每更闌月落追思陳事少年髀肥腦滿感慨激昂思有以效其尺寸日月云邁身世都非覽明鏡以與嗟苦修名之不立未常不中夜而徬徨也靑溪白石之勝名姬駿馬之遊百萬纏頭十千置酒自豪習破除依稀昔夢彼美人兮不見折若華以自思未嘗不流連而三歎也謝安石有言中年以來傷於哀樂政賴絲竹陶寫耳迺有梨園舊工自云向事皖司馬爲之主謳江上觀師之役同輩皆得典兵黃金橫帶夫執干戈以衛社稷付之俳優侏儒而猶與吾黨講恩仇而爭勝負用仕局爲兵機等軍容於兒戲不亦可盡然

一笑乎辟疆以五十之年俯仰興廢閭門高枕誅茅卜築綠水名園楓柳千章芙蕖百畝子弟皆鸞停鵠峙摛藻敷華蘇孺人含飴弄孫鹿門偕隱中外咸推禮法奴婢亦知詩書歷觀江淮以南有華宗貴胄保世全名令妻壽母孋美一德如冒氏者概乎未之見也可無賀耶余獲交於賢士大夫不爲少矣流離世故十不一存幸與辟疆生長東南年齒相亞君方始衰吾已過二昔人所謂遺種之叟吾兩人足當之耳詩有之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又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吾友夫吳會者辟疆之所常遊而喪亂以後不一過焉將子無怒秋以爲期辟疆其許我乎否也其年行請以吾言問之

白封君六十壽序

吾州白侯林九視事之初年余在京師謁侯之太公雙泉於邸第其容粥然其氣溫然言吶吶不出口余目之此眞寬仁長者也越五年侯之報政成而太公六十州人士以其習於余也不可無言余嘗讀萬石君傳見其子孫馴行孝謹而少子慶之治齊也國人慕其家行而大治心竊疑之漢時海內初定而齊又反覆夸詐以爲俗其法當以擊豪强清反側而區區

以孝謹行之是豈足爲政哉旣而觀蓋公之言治齊而曹叅用之以治天下然後知秦以刑法刻爍其民漢與瘡痍者未息不以此時脫去文網淸淨而甯一則何以去湯火彼夫元康神爵之間嚴延年趙廣漢以絛獥負能名正以承平日久戶口殷富名豪宿猾根株其間必大誅罰之而後勝豈所論於新造之日孑遺之民拊循而休息之哉此石慶行孝謹之所以效也今以吾白侯之才曉習文法吐決如流開張施設當機立辨非公廉彊正儼然擊斷之能吏乎迺至勸耕桑修水利養小弱恤災荒煦煦然仁心爲質悃愊無華不欲稍用其長厲威嚴以自愉快雖其天資醇厚而居身之善入人之深何以至此噫此皆太公之教漸漬使之然也州人士之入京師者太公必坐而問焉曰子之君四境其修乎田疇其易乎賦役其均獄市其平乎且曰吾今年六十矣自吾爲兒童時欒浿玄菟之間暴骨如莽流血成川父子兄弟肝腦塗地者不知凡幾今吾一家無功德皆爲

國恩所成就嗟爾江南之人夫孰非鋒鏑之後而捐瘠之餘其可不宣

上恩澤以休養生息之耶余以是知　國家吏治之盛而太公之教忠與侯之所以孝也巳抑吾又聞之古之人臣皆仕於其國唯銜命四方始

離乎父母之側而其君作爲詩歌以勞苦之如小雅四牡之章其言不遑將父因人之情而爲之諮嗟太息待之如此其厚也今吾州之去長安三千里而侯以六年積勞於外太公又爲南陽之故人代北之貴族留宿衛京師不得御車而南從其子於官也人子之念其親者必能念人之親侯於聽政之暇舉吾州之白首耆艾者七人倣周官之意飲酒于序正其齒位名曰婁東七老而吾父與焉吾父行年八十其視太公也齒髮加衰太公有賢子足以娛樂余也羈愁旅病不能取給於升斗之祿俾老人繫念而太息中夜而屏營矣侯則式閭以勞之肆筵以殺之其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者歟當石慶之相齊也有濟南伏生魯人申公者皆耆碩大儒慶不聞執板到門北面而事之也然則石氏之所知者謹而已矣烏識所謂孝夫孝有不貴德尙齒使民興行者哉白侯經術最深內行醇至異日者進爲公卿而太公齒德彌劭　天子三雍告成修授几乞言之禮求國老於上庠舍太公其誰乎當以尙德緩刑化民成俗之道再拜而獻之庶幾老成黃髮之一言俾人各親其親長其長而先王以孝治天下者始大備偉業請上其事於東觀以光　國之惇史固不僅與閭師黨正效祝哽

之詞以爲公壽已也謹書之以俟是爲序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六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七　文集十五

序十一

王奉常煙客七十序

吾友奉常煙客以今年七十虞山錢牧齋先生爲文以壽先生與奉常之祖文肅相公後先事神宗皇帝君臣謨年經月緯取之腹笥故其爲文也推家以本於國用表而朝慈孝而文肅所以調護元良維持宮府者其言信而有徵奉常得之以燕饗可考鐘鼓而燿丹青矣州人士謂余之習奉常也又以其言屬余余生也晚奉常筮仕猶及見先朝之郅隆而余已騃騃乎未造時就奉常以訪吾所不逮及先生於余爲詞林先達貫穿一代之史願備掃除討求掌故而才識駑下輒苦未能令渙然載筆從其後其於王氏祖孫身處家國之際何容贊一詞也無已請就余通籍以來在朝及里中所見聞於奉常者爲壽可乎當先皇帝稽古右文修舉郊社籍田朝日夕月諸大禮奉常以世臣備禁近職泰壇祓除侍屬車豹尾間尺寸咸有程度數捧英蕩之節出使諸藩肅將蕆事不擾亭傳乘皮束紡之

贈無所私焉自少以一身措拄中外築賜塋已畢即起祠堂歲祭時享月令萌禮無違者事母周太宜人以孝聞門之內規重矩疊訓子弟御僮僕吉凶婚嫁足爲合境師法歲大祲爲粥於路里之人皆歌其長德雲間董宗伯玄宰陳徵君眉公相國之高弟而編修公執友也折輩行與游先朝論畫取元四大家爲宗繇石田以後宗伯爲集其成而奉常畧與相亞當其搜羅鑒別得一秘軸閉閣凝思竟日不語遇有賞會則擊牀狂叫拊掌跳躍於黃子久所作早歲遂窮閫奧晚更薈萃諸家之長陶冶出之解衣盤礴格高神王力追古人於筆墨畦徑之外識者知其必傳玄宰著書爲古今第一顧以八分推許奉常語陳徵君曰此君何所不作吾當避舍今二十年間海內爭購奉常之書小或盈尺大過尋丈懸毫落紙旁觀無不拱手歎息其文采風流沾被傾動近世所未有也江南故多名園其最者曰樂郊煙巒洞壑風亭月榭經營位置有若天成兵興之後再闢西田於距城十里之歸村因以老農自號蓋追念國恩感懷今昔雖居賜第遊寤巖壑思從樵牧自放賦詩日急生計浸微頗有所不樂於中乃日偕高僧隱君子往來贈答閒召集梨園老樂工用絲竹陶寫以此行年七十齒

髮不衰人服公之天資夷曠而不知其寄託則固深遠矣余每傷近時風習士大夫相遇惟飲酒六博爲娛獨過奉常見丹黃勘讐插架千卷或明雜坐舉史傳中一事輒援據出入穿穴舊聞於尺牘師蘇子瞻黃山谷於詩做白香山陸渭南諸子濡染家學作爲篇章人人有集四方徵文考獻屈指江南地望咸曰彼有人焉固不止緗素流傳竹書盛琦門已也府宋犖執世家於言行微顯子孫昭穆必備著之用補蘭臺石室之采在嘉隆全盛江南賢輔推華亭吳門太倉爲恩禮終始其後人亦世通婚姻文貞文定亦躋卿貳王氏繼編修公早世門戶中衰迄於今運會遷改三相國譜系之中奉常獨能守其業搆閒請故老說文肅公里居軼事仁厚恭謹爲同時大僚所莫及足以光啟奉常故今日燕喜之辰揚觶爰告先朝之史求之則有虞山公之文大書特書而余言亦堪發揮官而入家乘於以見奉常搜揚祖烈之意小大皆不可以無識也虞山既以史筆紀斯宴侑之以文王大雅本支百世之詩余不敢上引詩爲歌楚茨大夫有田祿者藝黍稷潔蒸嘗而子孫因之以勿替鄉人父老稱說景福本之於力田農事其義有所取爾傳曰歌詩必類奉常通於古竊取詩與春秋之旨隨長

者之末再拜以爲獻焉

申少觀六十序

余初筮仕得交於鄉先達申大司馬及其弟大叅兩公之尊人曰文定少師處金鉉大斗之間贊元登袞年躋平格恩禮始終寵榮之盛光於冊書余生也晚不及見其見大司馬也則已從樞府謝政朱門列戟而大叅同朝比肩猶白首郎署仲子少司農青門累閥積資位崇嶽牧青門科第固先於余用輩行定交意氣甚相得也大叅有九子青門之長兄官比部至今巋然長德其季弟曰進士維久嘗從余游最後始識菽旆莫然名冠鄉書聯儁禮闈知其爲大叅之孫而青門之猶子蓋余之交於申氏三世矣菽坊榜後歸省之三年爲其親中翰少觀先生偕茅太君六十壽而乞言於余且曰昔在閼逢執徐之歲先文定既致政里居年及懸輿特荷璽書存問而高祖母王太夫人尙在養文定偕伉儷祖鵠奉觴綵衣紛悅霓疊舞一時豔稱盛事今屢次五紀復會於辰而吾父母並登六袠非得長者之辭其何以張之乎余惟自古世家大族格人耆艾匪獨一人一家之慶已也蓋天之元氣而邦之儀刑其盛衰隆替之故有可得而言焉嘗試

上下六十年以進政於申氏祖孫之際繇其前而觀之吾吳如泰山出雲不崇朝而雨天下命世名賢接踵林立蕭曹丙魏共遇風雲文定尤以碩德元僚表儀百辟夾日月於東朝乞江湖於私第其姻婭有帶礪之公侯焉年友有密勿之寮采焉桓圭纚籍昭其榮瑚戈方鼎昭其賜歌鍾折俎昭其饗其年爲尚父八十衛武九旬贊拜不名備物典策子弟比之伊尹之有伊陟周公之有魯公豫章之木十圍璠璵之寶九襲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相國之謂也繇其後而觀之吾吳如霜降水涸落實取材高門式微宿藁凋謝胥原慶續於今爲庶而先生獨以清脩華貫趾美前人擕甲第之半非喬柯之未改其棣蕚有黃髮之宗子焉亞旅有奉璋之羣彥焉罍尊彝玉守其器芸香蠹簡守其書堂構塈茨守其業其年則爲繇人甲子洛下耆英不知紀年逍遙扶杖子弟比於王家之有武子郄氏之有力回千將淬其飛光俊鶻剔其勁翮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先生之謂也顧余尤有爲先生致慶者七月之章有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而必本之於築場圃納禾稼亘以上之人懷柔萬邦豐亨屢奏而後人有餘力率婦子以頤其耆耇則父老之獲遂嬉游皆戴如天之賜耳今　國家以

尉候無警載戢干戈念此方之賦車籍馬不遑休息亟召征南橫海諸軍還諸宿衛而幢麾之宮芻茭之府盡斥以歸之於民其間右輕俠寘名軍籍估氣力以漁食平人者且以次窮根株浹辰之間農歌於野商忭於塗而先生之生辰爲壽適與之會謂非道迎善氣育以致天休之爲祜也乎加以歲值有秋田不如薊征繕以時蠢賊不作吾儕小人脫兵革而覩昇平行見　朝廷惠養高人修祝哽祝噎之禮庶幾於申氏朋酒之饗先爲之兆豈不爲後幸哉抑聞之天道酌盈而濟虛當司馬之躋九列貳孤卿大參猶慊於一第馮公龐眉沉咸出守留後福以貽之子孫青門早達游歷名藩開府揚州垂紳搢笏兄弟中至光顯矣而先生浮沉中翰試而未竟語其晚景願爲過之循覽盈虛損益之際有軼然其不爽者語曰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側聞先生方頤矩步力砥頹靡家門榮盛無帬屐驕豪之習與茅太君警戒相成節厲儉約惓惓以念祖德守家法爲先其於盈虛損益之理覩之稔矣故能篤厚流風緜先世之澤於勿替繼今以往其所以垂裕後昆而培子孫之茀祿者又可勝量乎哉吾卜申氏之名位殆未有艾而先生耆年之永從可知已是爲序

丁石萊七十序

吾郡丁又兼通明儁異之士也以己亥八月既望之五日爲其尊人石萊翁七十攬揆之辰先期屬余言爲壽適會京江告警羽書狎至又兼修其禮於不廢勿以亂故緩余笑應之曰鄉飲酒不可以理軍市此豈君家上壽時乎已而郡得免於兵吳中士女賷其金玉衣裝市酒肉以相慶而君之壽適屆於其期詩曰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言乎滌場納稼之日享豐年而祝純嘏也若夫脫虎口就袵席戴白之叟爲太平之幸人將安將樂爰笑爰語羔羊朋酒之饗其燕衎不有倍焉者乎然則君之壽其不惟丁氏之慶亦以深致幸於吳民而又何能已於言也余生也晚猶及見神宗皇帝之世江南乂安俗阜風習最爲近古士大夫入爲卿相出作方牧其歸而老於鄉也東阡西陌杖屨相存鉅人長德沾被閭巷有如大參丁玉陽先生歟歷藩服廉辨著稱其子廷尉肩吾公清秩舊京雍容物望當豐芑有道之日爲析薪負荷之圖源遠流長枝分葉布君則不扶自植不緛自雝折節讀書躬行孝謹薛包之推田宅式好無尤石相之滌厠牏服勞不倦若考作室惟塗塈茨此君之早歲好修能自樹立

不隤其家聲者也自此以後世會將裦虹蜺揚輝龍虵起陸東南一二三君子以名節議論相搘拄通政則爲廣成侯公少司農則爲青門中公余以通籍定交識其坐客邂逅君於儔人之中溫酮恤愊而論辨英偉心獨異之詢其平生則知廣成之尊人敬東先生爲君外父而青門娶於廷尉蔣家兄弟以伯仲爲輩行敬東觸忤奄豎阽危僅免廣成一生恬尙竟與黨人相始終青門由外僚積資至九卿禍且中於同文之獄君以老逢掖連蹇不遇介居其間國是人才目濡耳染痛世事之日非恨小人之柄用慨我寤歎念彼周京此君之感家恩而懷國恤雖在草野不忘君父者也夫積學不如力田善宦不如逢年君既避世不仕遂以其暇治西息之陂池脩南湯之邸閣大致儲積家累千金里中見飛文告糴卒不能有以難君而微調繁興發求不已適苦身庀役不以累細弱下貧公私咸得其濟嗟乎陵谷變遷菀枯畢集銀臺既碧血九原司農竟覆巢宿草一二舊交或抱石而沉或焚山而死惟有馬亭故里喬木依然家門則守寢丘永保之風子弟則擅孝公無雙之譽嗇於遇而豐於年詘於前而申於後天之報大叅而保持其門戶者不綦厚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此又君之善自圖

全優游晩節纘先業以裕後人者也余覽古至於秦隋之際生民凋敝可謂極矣伏生秦之博士孝文時尙能口授尙書孫思邈生於開皇中至唐永淳初年談周齊軼事歷歷若指諸掌豈非天地害氣已究命茲黃髮因衰激極導迎善祥以今觀之君殆其人乎卽近者烽烟傳遞一日數驚又兼不敢以聞懼損老人眠食而君則健飯決肉談笑晏如自言心力克壯縱兵至猶足竄伏山谷不以餘年累子弟繇此而前拂東海之釣竿摩霸陵之銅狄處平壤遊人間見者驚焉已疑爲數百歲人矣又何必滅景雲棲噓吸吐納而後可以比喬松侶白石也又兼旣拜其親將遊京師京師貴人奇又兼之才必有稱述顯榮以誦君者余則山澤之癯免於兵革敢同田夫野老燕喜昇平而未及神僊迂怪之辭歸之又兼以爲侑觴之獻

陳確菴尊人七十序

吾鄉高世之君子於孝廉得二人焉曰陳君確菴華君天御懷道絕俗窮餓而不悔者也夫古之隱者棄妻子變姓名孤行獨立無所以累其心今此兩君者皆有親在於是鄉之人進曰兩君則誠賢矣其如親何迺華君則曰吾幸有兄蓋嘗仕於朝矣廉吏薄宦橐中裝足具甘膬以養老母而

陳君則壯子也所恃以持門戶者也一旦挈其親之於窮谷無人之境屋宇穿漏田園蕪塞駕柴車躡草屩親朋無與游滋味無所奉徒其親之處此也能泰然而已乎而陳君何以善其隱乎乃陳君之隱也五六年矣未嘗一入城府鄉之人竊獨異之其尊人溫如公今年七十余得其自壽之文讀之而歎曰噫確菴之高乃其父成之也吾鄉支塘以南直溪以東其土墝埆其俗樸陋自宋元來若胡如村之清高龔安節之忠義其故廬遺跡至今尙有識其處者陳君僑寓蔚村父子手自立屋負耒作勞拾薪執苦嘗讀農經水利諸書謂古人代田之法一畝三畝深耕易耨歲可穫數十鍾又以尙湖巴城諸水抉淦潦泛濫勸諭父老築堤設防經畫指點悉有成法出門捺一小船販樵蘇芸往來湖村塘市間得錢市酒進父公飲酣間作一二小詩好譚古來高人獨行共相勉勵鄰里化之輒遣子弟就學其有小小勃谿誶語搖手面赤曰恐使孝廉父子知也嗟乎世衰道微士大夫走通都騖聲利其遺民逸叟以道德風義相高者不可復作矣自確菴以孝廉守身事親躬耕弗屈而後人知教忠自公以孝廉之父樂道安貧窮居無悔而後人知教孝君子於陳氏得君臣父子之禮焉余交於

碓菴者十年知之最深故論公父子質言其事庶幾與漢陰之丈人尋陽之漁父同傳而存之以徵於信史則亦吾鄉人之所願也

張牧菴黃門五十序

吾友張牧菴黃門長於余一歲少同里長同學晚而同事京師余羈愁困悴幾不能自還而牧菴躬蹈險巇僅而後免今年牧菴五十方賀者之在此堂也余可以無言乎初吾師西銘先生用經術大傳負盛名於當世而牧菴爲其愛弟西銘之有牧菴猶士衡之有雲孟陽之有協也雒下之衣冠華陰之子弟負笈從游巷舍爲滿揮洗輟餐倒屣莫及牧菴則傾身容接人人各盡其意使西銘愛士之名聞於天下牧菴力也推擅絕才涉獵彊記發爲文章風起泉湧一時傳誦其制義謂富貴可以俯拾鉅公長者推手定交不敢以後進相期語曰駁二龍于長途斯牧菴當日之謂矣既而屢試鎖闈不利門戶中衰滄桑頓改凡諸子從西銘游者如飄風隕籜湮沒無還而牧菴魁壘特達方月科第起家爲良吏爲直臣赫然名動海內噫嘻抑又何其奇耶余與交且三十年習之久知之深其竊爲牧菴幸者少游大學高門者姓貴游慕之輻輳無文士干謁奔走之勞晚幸山城

直節强項大吏見而傾心無黃綬俛眉折腰之苦立乎殿陛之間指得失陳利病口有所畫奏成手中繕寫未上夜不能寐彈劾貴近搏擊豪强下至閭左之奸瑣條其人得請召捕中外爲之屏息股栗可謂出入省闥得行其志矣雖以此譴逐之後仍被急徵而　上察其忠人亮其直身名復完意氣如故造物待之者似乎獨厚而不知其天資學術實使之然非倖而致也平生無崖異之行深沉之容造次語言率而能要任達簡易不持威儀與人交抒心寫腹推誠無我雖傾蓋之際便同久要一旦有急難挺身赴蹈傾囊營解罔所顧惜人有過面加譏讓不爲後言或有生平受德後負之者其人但一見摧謝即釋然胸懷無纖芥之恨此其公直鯁亮得之天性實不可及也已當吾師西銘在日敦氣誼尚名節慨然有康濟斯世之心屬黨論紛紜王夫設械戕羅不測位不酬其望年不配其德論者至今以爲恨救菴薰陶濡染於國是民生邪正利弊之關平居講求有素世會雖移家學不改當官立事探囊底而出之清河著書談道易世而後施行惜乎西銘不及見耳歷數三十年來唯吾兩人爲遺種之叟今者比閭接席蒔花藥治亭圃營垂老里巷之娛顧吾已髮齒衰墜疲曳不堪敎

菴則姿容瓌偉飲噉日可三升嘗見其蒲博爭道獨酌引滿呼小僮撾鼓奏伎聽淵淵之聲奮袖撇身大噱不止少年精悍之色猶隱見於眉宇間其後日所就余又何足以量之哉雖然牧菴之語人曰梅村知我游我且如放於其攬揆之祝不為夸詞敘素心而談舊故庶幾於夙昔之好無少愧焉如此可以為牧菴壽矣

錢臣扆五十序

吾季弟孚令好治園圃蒔花藥嘗曰吾兄弟老矣以歲之不易賦斂之不時懼無以宴娛食息比　詔書數下民寬然有更生之心吾於其間穿沼觀魚披林聽鳥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不亦可乎既而曰詩有之洽比其鄰婚姻孔云人生庶幾為太平之民則掄酒醴烹羔豚以速諸父兄親黨者禮也吾兄弟既翕而中外婣睦莫如錢氏錢氏莫如我臣扆則猶之乎兄弟也臣扆以今年五十願得兄一言以張之余喜而應曰諾臣扆之長兄都諫曼修與余同年進士余甫踰二十曼修肩隨以長其少壯同先中憲約齋公偕尊甫封黃門叔發公為同歲母夫人皆在養里中父老爭具羊酒賀兩家其景福同余兄弟三人都諫兄弟七人孚令少於余十歲臣

扆少於都諫十二歲字令以女女臣扆之子受明余視兄弟之子猶已子都諫亦以姻婭之故親余其友愛同余家自始祖以下禮部大叅李世載德中更衰落子姓凋替叔弢親大中丞浩川公叔子中丞著節名臣積厚流光用昌厥後羣從子弟數十人宗族交游光寵此錢氏之所得於天者獨厚非式微所敢望也嗟乎州人士之衰也右姓卿宗降在皁隸頁田上腴斥爲榛蕪方領之儒膏粱之子小吏得而唾其背者多有之矣吾與臣扆猶得保其履道之宅南陽之阡飽食嬉游以娛挩齒詎不謂之幸哉吾非瞽史焉知天道請即人事求之臣扆所以致此者有三德焉易曰謙德之柄也吾鄉貴規重矩疊之風拾級聚足讓而後登揚觶執遵拜而後饋今也言語則捷捷翩翩矣威儀則佻兮達兮矣飲飫則載號載呶矣爲之誦茅鴟相鼠而不覺也君子憂之則內行修整進止皆有表識不苟訾不苟笑不苟臧否人物深自降損雖寒素必與鈞禮雖造次必無擇言循循乎有若所畏也粥粥乎若無能也柔而不犯其晉之隨武子乎清靜無競其東海之伏不鬪乎燕居深出門敬賓容至則肅且莊矣賓或屢遷壞坐主人貌益恭賓或媟語諧噱主人遇以默此所謂謙而光者也善哉盛德

之豁也傳曰儉德之共也吾鄉寡魚鹽漆絲之利不知廢著鬻財其民本以力農爲業自俗之靡也口窮芻豢之養卜夜而倡樂身極纂組之華費日而消功呰窳偷生而無所蓄藏水旱災疹之或作誅求無時奔走匄貸不足以自救君於家先治重堂複寢而庖湢庾廥皆得其宜田園陂池咸獲善處入有稽出有考絲縷剸絜罔弗覈也仰有取俯有拾慊從長御罔弗勤也忍嗜欲損玩好非租挈所出弗衣食累積纖微擇人而任之與時俯仰以未致財用本守之歲雖大祲發其儲峙以應有司之期會可不至於重困此所謂儉而豈者也善哉居守之道也語曰愼德之守也吾鄉以知交聲氣傾天下其初則龍門之游華陰之市也其繼則甘陵之部鉤黨之碑也依光揚聲互相題拂而刊章之禍大作浸尋乎陵遷谷改遠識者柴門絕跡以自全不幸姓名爲妄男子之所疏記始悔潛鱗戢翼之不早矣君於先生長者造請非不勤也總角齊年投分非不深也束修之問不及於四方傾蓋之交弗輕於一諾闢舍宿舂火擇淳樸有道悃愊無華者定其久要而他人空識其面彼夫游譚羈旅文史技術之徒在吾輩倒屣稍遲輒致背憎噂沓君獨隄防有素無由相因到門緣此銷下肅然望

而自遠鮮幾微不足之色此所謂慎而密者也善哉保家之主也君於制舉藝最工視科第可以引手致屢試鏁院不收詭有之曰不索何獲或有以此勸君者笑不應既而升成均利觀光矣同事者或已至丞相長史君才地實優爲之而不肯贏糧躍馬投牒以自進蓋恬靜止足其天性也豈可强哉自古積善之慶不於其滿盈而於其所不足中丞當先朝豐亨豫大之日蹐堆班歷膴仕而能廉靜寬厚留不盡之福貽子孫君之生也嚴父修恬俟之行賢母執敬姜之德難兄敦伯仁之愛少長一心中外合力而君之嫂夫人衣麤食澹早夜拮据相夫子克底於成輿燕孝友敬柔正聽婉之道畢萃於一門君之得以雍容樂易修祖業而息之者夫孰非天爲之耶君兄弟經營高燥表石闢築丙舍致車數百乘起祠堂以饗親設義田以收族長老觀禮道傍太息動色年來附蔓有零落之嗟燕尾有衰池之感君之中心彷徨嘗有耿耿不寐者然而守柱下之和光得北叟之晚福頤神任運可以養生可以忘年兩弟登九美瞻衛國之友愛頼川之聲華也猶子來琛盧家之龍子謝庭之玉樹也受明偕方來心水齊驅競爽福疇之諸郎公沙之羣彥也今月者舒雁行列搽講鞠壓而上壽視申

盈門諸孫入抱考鐘伐鼓絲肉競作登其堂有文茵雕几玉軸縹緗鄴架之圖書焉窺其舍有高柳澄潭小山叢篠辟疆之圃墅焉蓋君之好書似余其林泉之癖似余弟余刊編彙翰校讎補緝之未能爭令典衣物以乞一花一石輒若弗給故於君皆不及也從此三四十載君之書捜羅而藏弆者日富樹木日以拱池臺日以增余兄弟編蒲抱甕與君婆娑於殘經廢茉之間豈非昇平之幸民而擊壤之樂事也乎凡百君子與於茲燕者當思扶杖聽　詔仰望德化之成勿以伏臘之難供忨日愒歲而笑余言爲夸也松喬之年斯跂而竢之耳是爲序

郁靜巖六十序

吾友郁靜巖氏世冑簪纓家風孝謹垂條衍葉隱耀含華僕爲同里知交姻家肺腑徐孝穆之於簡子親此婣親郄嘉賓之於右軍同其中外以其班余忝丈人之行使之年君實肩隨以長居依東海宅枕南城朱陳合爲一村余杜平分二曲阡陌而陂渠互注門庭則桑柘連陰接跡忘形撫塵夙好約平生之衷愫重彼我之遭逢余愧弗如其端有四請得而言焉余蓮勺之田鳥鹵渼陂之畝污萊二頃榛蕪三時鹵莽況扶風掾史競算錢

刀京兆諸生高談鹽鐵闔境之苛求已甚老大之悉索奚堪曾無擔石之
儲日來倍稱之息君則先疇素稱沃野下邑獨被寬征放雁鶩之池足供
常稅收蒲蕨之利可救災年祇孤城斗絕之何支顧滄海横流之尙在徐
道覆船到蔡洲南沙無恙袁山松功存滬瀆東作依然煙火不改乎區中
餬恤偏邀於亂後此余之不如者一也余白頭憔悴黃領提攜衮師雖作
識之無通子尙求知梨栗敢門戸遂希於後日只琴書免付於他人竹笥
木屐愁營少女之裝粔籹餦餭啼索孤甥之餌每觀衆雛之爛熳倍添一
老之衰殘君則伯子將車小同攜杖朱公長惟家督虞郎少字升卿庶事
諮而始行老懷見之深慰汝其有後吾可無憂但存鄒魯之衣冠豈非厚
幸縱遇堯湯之水旱無復相關別羣從之琳琅更門楣之照燿謝家仁祖
擅才地於英流荀氏中郎負聲華於少俊情款則金春玉應人材皆鵠峙
鸞停此余之不如者二也余鑿坏何遁投劾非還疲曳趨長樂之鐘風雪
從蘭池之獵洗沐歸休俄驚會遝徵輸解網再遇刊章蔡中郎專攻汗簡
隱矣焉文顏延之追詠竹林往哉莫學後覔誰傳徒是妨人作樂言之卽
罪知者謂我心憂君則過燕市之三條縱觀宫闕涉嚴灘之七里遍訪山

川誇故老以壯遊獲異書為談助文會分甘陵二部付彼諸郎講堂溯濂
維貢傳歸諸愛弟長日逐雞豚之社閒窗抄農圃之占話世溪翁尋幽野
服守伏勝之一經挾書何禁習維摩之半偈學道非難此余之不如者三
也余受性尩羸攝生懈慢沈侯引指約臂旬減半分何郎量腹為餐日唯
一溢腰腳比劇齒髮先衰猶然宋玉之賦未免閒情已矣盧敖之游苦無
勝具服食疑丹砂多誤讀書嗟膏火空煎清虛日來壯盛不再君則中年
遂斷房室晚歲頓絕逢迎短髮簪巾豐頤善飯左車決肉五兩衝泥狂呼
而五木投盧傾耳而三絃度曲藏鈎夜半驚醉閃旁睨何人解帶庭前捫
腹笑可容鄉輩適與何疲占分棚於角艇就眠便熟逃行酒於華胥此余
之不如者四也若夫生平不見喜慍天性能安異同謙而有光柔而不犯
雖沈昭畧之舉止嶔嵚接之自若上明士之語言通脫處以嶷然攝衣雅
步修輔嗣不怒之風隱几凝神得應元稀言之益趙李交傾任俠弗與為
通程鄭術擅奇贏亦非其好頻追故友漸避新知和氣迎人性不矜夫崖
異坦懷期物道無取乎深中龍伯高擇言無闕庶幾近之王處沖晦德難
知斯其亞矣屬者節屆怓台之夏鄉推纓鑠之翁親串盈門賓朋命駕頌

閣迴廊嘉樹擁雲根之石湘簾髹几文楸鬬玉子之棋花藥成行松篁答響長筵方列昔酒初開則有豕鵠烹鳧蒸豚包瞥䕬調芍藥糝和蘭椒車螯蚶蠣家不殺而稱珍鰕鮓鱉魚物非時而仍致臑雞爲黍弱似春綿宿肉炊秔鮮如朝雪束晳著之入賦孫敏疏以成經無不潔比彫胡香高水引雜芳肴而列俎齊嘉果以登盤饗有踰於貳膳孰敢先嘗飲莫重乎佐尊主其下拜日之夕矣促綺席於明燈月出皎兮閒豪絲於急管黃門之效其庭實乘馬路車太常之報以瓊瑤丹青彝鼎鄙夫固陋不揣陳辭美哉壽也維飲酒其孔偕何以贈之庶歌詩之必類在君子以爲知禮詎吾儕不識紀年自笑亦觴觴之老尚不如人爲君誦抑抑之章無多酌我是爲序

題龔芝麓壽序

夫鄧仲華少年拜袞適會風雲王文度壯歲登庸早參門胄未有起家州郡通籍詩書位已躋乎台司齒方富於彊仕如御史大夫芝麓龔公者也屬逢覽揆爰命嘉招賓客則羽蓋朱輪宴飲則蘭肴旨酒槃金缸而卜夜選玉笛以飛觴吐納雍容聲華昭灼迴撫今而追昔輒卽事以興懷射策

登朝分符出牽兵連吳楚盜逼蘄黃撥矢登陴橫刀守陣雪夜發圍城之嘯月明起破陣之歌絕壁無糧橫江寡援力揞彊冠志決孤城洎乎召拜諫官而陳條奏朝儈正論世目黨人慨國是之紛更致王途之板蕩飄泊抱黍離之痛羈栖　草昧之艱備嘗餘生克遭新造唯盡心於所事庶援手乎斯民請繩開右之租免徵兩稅願赦雒陽之獄理出千人凡皆壯歲之可爲長恐修名之不立郎今朋舊相看開尊道故幾時消埃已報拂袖歸來於是上客揮毫名流授簡持杯緩詠剪燭高吟北士能文重溫邢南人又才推任沈夙稱知己雅善生平悟詞旨之流連寫聲情於伉慨顧皆妍思妙翰勝集良辰主願爲歡客稱上壽只因家近八公黃精易飯若使詞高三婦絳樹將歌足助風流可肴品藻會見櫻桃葉底爭傳花月之篇何必楊柳樓頭重習關山之曲也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七終